

墨莊漫錄卷第一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過力
田罷釋耒之壘上與老農憇談非敢眎諸好事
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
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
邦基子賢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
有可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蘓軾
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春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
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
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
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
仲儀云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
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于錦囊甚密仲儀謂曰
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仇汝毋以此黷公乃
取書對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
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
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絲舟
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
且三十餘風韻嫺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
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
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
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
哀箏

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

植也創造二大舟費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渠淺淤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峯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詔置于艮嶽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

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徇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謚并定謚覆官

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官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摠不妬
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
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
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
觀之乃天然如是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明號至五大夫
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

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
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
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
表舅唐惇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爲然乃賦詩云
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
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空餘此日歸囊橐曾
是當年雜珮環萬戶元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
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
與也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儼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記職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為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碁局未幾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或作朱厓端合破天荒

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為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為足之云生長芳間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諧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

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為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植亦除八年又除子揅宗室為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浦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道才清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

快

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誠佳句也但太費工夫

浮休居士張芸叟父經遷責既還鞅鞅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郵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地煙含芳草綠倚闌露泣海棠紅或

云便是詠燭者。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敗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巡。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謂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

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長、飛則尾開、鸛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筭、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

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
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糧夢未回。相府舊開延
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
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
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迳也。詠叩其說、但云
未可立談判、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非晚亦
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
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
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

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具告、以此
欲持詩謁子厚、說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
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恠、詰其所以
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
還關、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
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
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
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
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

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鄰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脩師戒勿令題浣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旣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去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回後看題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即秦山也詠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斯人歟此說

予聞江元一大初云

宿州靈壁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竒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偃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觚腹中空每焚香

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苒苒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也

退之詩風能折黃蘗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作亦風稜露液又與興元宴集詩有云茫漫華墨間墨當作黑華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為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行客本無心喜為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

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方亞夫幾仲興化人軍五至省闈皆不捷嘗夢廷試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克廷試賈安宅榜唱名排八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為大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

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帶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為軍復召為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畫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為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勗採石太湖龜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千百非雕刻所能成也

硯因上之道君曰斯物寧人臣家所蓄續以元欲獻表言之止得賜幣焉

毗陵一士人姓常為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墨。湯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勗父子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彥方叔亦來郡居襄陽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唐庚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無處無春色不應尚有數枝梅

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
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無
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
行於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
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
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
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

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王逢原嘗謂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
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
嘆曰。有致君澤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
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躋蒼崖顛。
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
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為郡將所禮。屢宦幾殆。一日

塚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長及馬腹雖嘉賞而愈銜之

蔡元長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儲浮菑一題三千緡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敕修養館于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蔣來旣穫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于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月俸無踰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知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

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白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旣覺復呼吏曰伴廳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郡命駕至彼率伴同觀指一隅命鋪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尸倒植土中衣履猶未敗蓋前伴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其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為館客親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
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
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掌書記。室薦
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
均。何遜不遜。遜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
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
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
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遠凌風臺。朝洒長門泣。
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彫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

別本遜文集。乃有此詩。而集首有梁王僧儒所
作序。乃云。遜東海郟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為當
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為中權將
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篲分庭。愛
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暫啓。爭趨鄒
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
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
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畧去揚州爾。然東晉宋
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

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之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
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荅鍾繇
賀吳滅閔羽上文帝表王右軍荅會稽內史王
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子
雲節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天
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
進文殊碑讚李揚冰篆新泉銘永禪師真草千
文齊已題贈並皆真跡名畫則顧凱之雪霽畵

望五老峰畵北齊舞鶴畵閻立本醉道畵吳道
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閔蕃馬韓幹御馬戴嵩
牛畵王維卧披畵邊鸞雀竹李將軍曉景屏風
李成山水徐熙草虫黃筌墨竹居寧翎毛董羽
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隱乳兔物之
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贊皇
父子石斫石兔竹拂連理柱杖陳後主宮娃七
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
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

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洒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掛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于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僕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常賣得錢三百金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即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

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呂溫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叅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叅寥有隙言叅寥度牒冒名蓋叅寥本名曇潜因子瞻改曰道潜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為孫傑丹臣發其賊濫繫獄人以為留人者人必反留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帚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然也

中表錢涓子全務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苦能立志好學有節操何臬榜登科即丁母艱及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叅謁長貳方茶疾作仆地輿歸一夕而

殂竟無一日之祿惜哉命薄如此可為奔求躁畷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

俗呼為厥撒大尉

一日坐宮門

見釘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

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悞曰我謬也謬呼汝

矣適欲喚一銅漏

俗呼骨路

者耳聞者大笑之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竒之物以充玩好

有人以挑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挑則退之

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墨莊漫錄卷第一

墨莊漫錄卷第二

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兩川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鄰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

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戶經歷
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爲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
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
也。杜子美詩云：鑠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
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
每過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
時子章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

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
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惶棄犁而走，則斥逐擊
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
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
於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
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至
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
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瘞肥，
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迺曰：爾無庸恐。

吾也。我為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汎洒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中自實。中出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焉。置史門外為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民亦以其無他用，止怪頗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為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

起立曰：某適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為人剛方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為木強。自聞見恠，獨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衙獨踞胡床，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塔下兩手扳塔基，首與塔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反曳人。恩素有方

一手捽其頰，拔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怪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曳戶，頓以乃放之。一縣大驚，令尤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都巡敗我事矣。」棠亦愈惶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罷歸，宿于縣驛。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洒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待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戶視之，聞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為都巡所誤，禍至若何。」恩曰：「某已為除害去之矣，何禍為？」棠乃從令及

恩，共入視之。牆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怪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為天長巡檢。常為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鮮生聞此事於巡檢，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不疑尚有缺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胡人禮也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

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
類陰侯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
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
予嘗疑之蓋白題胡名對珠汗似無意後見李
長民元叔云在京師圍城中戎騎入城有胡人
風吹氍毹墮地後騎告云落下白題其胡下馬
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為氍毹也子美所謂胡
舞白題斜胡人多為旋舞氍毹之斜也似乎謂此
也

周昉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昉
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坊某
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
而語昉以為夢中語勿信斯須復夢於昉時已
四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
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
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昉有喜色遂養之每昉
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

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交欲割與公
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
攝耳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
公悉考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得莫而詳前
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後漢
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
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
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

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
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
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
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
三載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
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
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
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
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

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極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極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襄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歛、

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祇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如此、

梓州織八丈、潤幅、絹獻宮禁前世織工所未能為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煤、甚奇、能養火、延久、

余嘗自製鼻觀香。有一種蕭洒風度。非閨幃間
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沉水香一兩。屑之。取
楨楂液漬之。過一指三日。泣其液。降真香半兩。
以建茶鬪品二錢。匕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
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鮮極新者。不見
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蜜燻。令香真。茅山黃連
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
字。俱為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蜜器收之。
燒時極慢火。

題跋最為難事。惟東坡山谷每題必有佳思。山
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
使斯民有此色。

唐來鵬有觀懺會美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
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
求舉於竇也。揚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
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
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盞。可謂善體物者也。然意
亦取鵬之詩云。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詩以賜宮人慶
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
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
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
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
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
所未識也

都尉王詵為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
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
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語政績藹著雅善散
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
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嘗有馬上吹笛詩云云
寄張芸叟和寄云越客思歸黯不平閑持長笛
寫秦聲羨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
上梅花開又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
眼獨坐心堂對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

西道一局、再託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壽春村農、曉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毛羽紺翠、天明即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之、正中其一事、墮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其下斷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四足、雀而闕其一矣。後為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潔、亦無他異。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居、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駁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又

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貞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蔣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頃兩馬相蹏、絕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

焉嘗言天下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爾而君實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唐暨潛亨質肅公猶子也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著春秋政典以周官定臧否鄒至完爲序娶陳氏蜀人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爲郡學官代還詩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魂流年多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親分携無淚盡望遠起愁新老眼將何暖音書不

厭頻二云雪意亂江雲江梅漸放春鴈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路榮君方振玄居我豈貧惟餘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薦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薦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斤白者止一二斤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價直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爲珍異也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蒲萄號猫兒眼睛能息火燃

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虫

睡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窠株少見大者襄陽唐表舅家一株面闊一丈二三尺婆婆如蓋下可坐胡牀趙岍季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兵火之後不復存焉豈歸閬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

者芬芳極短不如天生者其香漚鬱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

顧臨子敷爲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糧石形以多怪礧礧百出或正類蝦蟇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研滴出鼎州祇閣山者多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秀曇類說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汚先君之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若干榜于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所損二女潔廉如此文筆議論士

夫所不逮也後數年清獻皆以子姪妻之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大遼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曆家布筭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

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鈺性之偽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曰黑林間逢編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爲恠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歎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黃寔師是弟宰方叔坐上事譏訛事下御史時相欲寘極典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詳時

禁中已焚其書有旨令宰執執臺供析其言有

執就

云蔡京姦邪用之誤國童貫閹官祇可洒掃宮庭不宜預廟謀密筭刪去謗訕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忿欲真決彥濟復爭之迺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有云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左右曰寔有弟而今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即日內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逐便終於家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為江東漕攝金陵府事

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常數客一日行郡
圃老卒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
公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
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
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
特覬公賄耳公曰汝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
然湏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
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
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何太夫

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
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公大悵惋數
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嘗得
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
之既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
不用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
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

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
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耶、
道士駭懼而退、

余友人相訪、指案問荆公曰、錄曰、僕不喜閱此
書、余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言曰
予不然、凡稱某事予則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
此尤可笑也、

濠州州宇含挑閣下、因斫土得一石匣、始疑
中藏金玉、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

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
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
矯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
魚貫殊綴、瘞藏藁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
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
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于木末、婆婆成
陰、與世宴息、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
者、後因觀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
來從之、方則

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者。矢來無鄉。

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不金者。自首至備。

之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之無

毒也。言君亦當盡備於臣。山谷用事僻遠此點。

化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鯤鬣相摩捽。巨靈戲

撮天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

我來謂恠非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

魑魅形。神顛鬼脅相撐揆。夏倪均父謂予言此

詩奇險不蹈襲前人。韓退之謂所惟陳言之是

去者。非筆力豪放不能為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許。久處間散。宣和初

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錄宮。未幾執政。時元

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迺與謙叔釋憾。一日

觴于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

朝。四日間。荒園薄酒願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

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情魚鳥

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

峰二派雖皆園中景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
王黼靈素師成輩方盛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
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
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
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
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沈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
複湯鬻銅鐵輩皆病香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南海賈胡貴一

種香木末如蜜房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
銖澤正黃可減甲

二之一可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

香錢合擣如糜沈水得鬻蜜投初鬻蜜中媒使

相悅悶以黃整蜜隙罔不津地靈之火再中許

出之投龍腦六殊麝損半一爐注如茨子薰鬱

鬱略聞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鬻紅螺如此射外家効之以殊勝

方魏泰道輔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失

古語其後於相國庭寺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

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

粒臺記證數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于此
予在揚州一日獨遊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
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茨許炷之覺香韻不
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
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
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
等蠟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麝香當門子一字
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漬之次屑三物
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衆香蒸過入磁器有

油者地窖窖一月

荆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
康問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爲已適見道士數十
人往迎公前二人執幡幡面有字若金書然左
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
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陰譴怪異之事與此不
同未知孰是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
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

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帟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九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如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恨不已，必呂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鷓而雌為猫所斃，雄啁

晰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鷓墜地，至晚羣鷓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為雌所毒也。嗟呼，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悟，悲夫。

墨莊漫錄卷第三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舂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

淑聞遂維石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
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玲禽鳴弄
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官之院
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闐寂無謹譁堂上一老人
據牀而坐尾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
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
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于一室懸
錦帳乃饌客焉噐皿皆金玉飲食精潔蔬茹皆
苗藥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

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
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
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太定今皇
帝趙氏國號宋都于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
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嗟嘆之又命二弟子相
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謂誰曰我輩
號處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
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
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

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
二人遙指一蓬突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曰此
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
犯干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
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
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
復再來矣然爾旣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
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脩已至山下
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

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
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迥非人力之所
爲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處
士云近世嘗有人迹至此群仙厭之故超然遠
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風
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
爾歸山中生人復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
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
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

老人再三教告，皆脩心養性，為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為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眄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為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以死。惜哉！余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嘗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寇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後十日，州人葉世林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捨麟而登。入二武士執世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吾即歙州某橋南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帳，堆壅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既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

定字。右堂無簾，上有衣紫祥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熟視，即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誤取至。」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武士領世寧欲去，世寧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遂巡首肯，一吏持鑰而

下，引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九九人，亦露頂躡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者未嘗少停，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曰：「西有貴臣大閤，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囚，法嚴不可輒近。」言未幾，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烟。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也。」世寧曰：「因問何以至

是曰吁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
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薄之
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嗔嗟嘆賞聞近代亦
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略如此復往謝
彭公則堂已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
者復曰吾在北司無過即世後凡三領江淮要
職此事了則吾為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為吾
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
拜辭獨與武士出洞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下
而揖世寧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
甚徑煩語慶家人蘄黃間卜居甚善鄉中當大
亂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
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追取之勞幸矣
世寧曰仍為公等設醮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
世寧曰此洞何名慶曰洞名金源司名某凡四
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背
病瘖三日而愈其後歛人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揚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

清一手挈帽以趨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
須入一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
清戰汗伏不能拜自上擲一巨板縱橫萬釘布
如碁局斜倚于階傳呼令上一人衣而冕坐紫
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竊視之衣冕者乃前太守
劉尚書掬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河也尚書問
清茶鹽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鹽法所不
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
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閱其姓名每葉大書

一人姓名鄉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一有識
者中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
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
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帶繫其
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復導清
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候取某人及淮南鹽香
提舉黃敦信清遂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
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辨正司既寤
言其事於教官錢耜良仲時黃侯使一路氣焰

赫然未幾盛怒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卧病
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鄉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
納之。嘗為詩云。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
夜閑。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
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
朝華歸父母家。質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
下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杳悲。玉人揮
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

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
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
上。因與道支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
去。吾不得脩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
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
携更不迴。勝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
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
未幾遂竄南荒云。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

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
過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
難誰知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
害其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
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
云鬱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
高紀云單父人呂父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
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

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

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臯文張綽書其碑甚豐
字畫雄偉頃於潘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
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
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
未幾守遂死

河陽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

商州州治廳角各有一刻成壓角石兔。以碧紗籠護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焉。人不敢正視。吏輩輒視者必遭刑積甚。畏憚之云。夜即相馳逐於圃中。三事皆聞之。耿宗醇彥純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

盼竊効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鷗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仕。官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容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容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節會園為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瘖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

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憇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更以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為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邳城。詩文甚高。

東坡為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貼子。有云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

新詠徐君蘊。共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挑喜子。粽裏覓楊梅。今人未見。以楊梅為粽。徐公乃守歲詩。揚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為之耶。東坡以角黍為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貢水于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為水式。泥印置泉亭中。每貢。發以為之。則靖康丙午罷貢。至是開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皦言之。

北京歷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本與棗木相近以鵝梨條接於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條又於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於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脈即梨條已接於棗木矣結實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於柳木易活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表延仲之父被

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

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鍊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
行詞同列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蓋須焚
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許道寧京北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
水師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行亦工傳神
每見人寢陋者必戲罵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
為其人毆擊至碎衣敗面而竟不愠後游太華
見其峰巒峭崿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濃纖
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恃其技

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欲竄避或謂道寧曰杜
公嚴毅汝乃犯干汝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
矣時种師誼守環州道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
笑曰道寧真善自為謀者乃貽書种公俾善遇
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弟子乃道寧筆也
予舅吳順齋有道寧畫終南積雪齋八幅真絕
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涼榭大屏面亦道寧
所作殊奇偉也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

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
花長短句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
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
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嘆曰人
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為梅花賦清艷殆不類
其為人無已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
此詞過於梅花賦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
端彦吳倅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

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

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
用為試粧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
禮物中祇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甕其法祕不
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
宣遠為守祝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
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
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
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

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者也。

蔡肇天啓以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嬾不能竟，他日王渙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戩即取筆點染如

詩中意。天啓見之，極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遇雨閉蓬而卧，夜分不寢，聞歸鴈聲，因復為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鴈時。此畫後歸貴人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為佳作。蘇明允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長復出也。王蓬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裴劍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
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中佛本
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
傳唐韻猶有皆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
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
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安山下
湖邊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
卷墮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

之來襲也欲亟走也惠通鎮為失印所撓留吏
求之吏禱於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
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
以踏車涸之畚插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
泥中矣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祕閣諸公文語
好事者戲目之為館職裏行

李豸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
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官莫卞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
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
也時卞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曰儔
後一十四年儔作大魁卞對賀客言之
朱勛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赤夷字彥
真拜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扶劍叱云朱
勛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
真不敢言於勛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勛果
敗

李去偽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
判寘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為李見鬼去
替密邇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噩噩不敢
當乃云去偽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
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儔異日與公有恩契當
令今日先識面耳衆皆罔測政和初噩為司勳
郎官主銓試天儔中乙授西京偃師簿又三年
為噩壻果符恩契之言噩終徽猷閣待制禧終
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
得蕈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
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噉者吐至死鴛鴦草
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
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蓋沈存中良方
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士魚千
里多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法池中作
九墩然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閔尹子
云以盈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
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
來處

班行李質人材魁岸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
人相稱者為對競無可麗當時同列目為察隸
子京師俚語謂無對者為察隸建炎三年擢權
殿帥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
其一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

千載愛君心。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冊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冊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茲不可啓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冊時人無知者其二云已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南齋翠竹滿軒可與定國為十日之飲此老年未盡之情也其三

云靜者宜膺壽。胡為忽夢楹。傷嗟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記巴山路。終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子瞻嘗泊巴江夜雨相約早還蜀竟不果歸今子瞻葬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右三詩予在高郵於公之子處見其遺藁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

般聲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底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籍殘糟。幸免墻間記。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爲袍。倘受桑間餉。尙堪井上糟。縛然貞自許。噉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同到霜毛。贈內詩此句亦多見

墨莊漫錄卷第三

墨莊漫錄卷第四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上句盖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總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蒲船空載月明歸。下句盖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見毛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于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云。云山谷用事深遠。有工如此。可爲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
酒酣玉醖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
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
揚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
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
家荆公見之笑謂德逢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
姓也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

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
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奕自云
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
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二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
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
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
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
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
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

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為八家悉為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脩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飡餽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覲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為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為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床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黜以無為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為當職官吏仲益得撒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

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為精切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
興、指為許洛兩黨。崔鷗、德符、陳恬、叔陽、皆戊戌
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州、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
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為許黨之魁也。故諸公
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
但見古詩云、東飛燕、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
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正所出、不曉黃姑

之說。故楊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
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
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
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
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雜噴。張茂
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
鼓。蓋天子三軍之象。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
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
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音訛

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於此折其疑。又張茂先小豕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為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控

搏扶之句。鮑欽止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幾之湊不足大矣。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為玄象而言矣。第未見正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

君子請問之、惟晉陽雜俎云、王勃每為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為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况餘人乎、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着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真薄雪也、見日乃消釋、因風

飄落、齊魯人謂之霽淞、諺云、霽淞重、霽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罷、能暖月淡千門、霽淞寒、又有霽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霽淞開、花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鬢淞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霽淞音夢鬢音夢皆同音、東坡自儂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

云我本儋州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
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
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佳甚。求一具理。臨行
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師。相藍見南州
一士人。携此帖來。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
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銜鬻
名也。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
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為廢人。然
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
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墮。馬蹶。夫人已墜
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理。試使下瞰。厓腹有
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籍。夫人安坐
于上。呼之即應。乃以衾憫懸。緦而上。了無所傷。
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
甚惡。睛溢于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
相識。來調官。蓄惡目藥。甚效。昨日来別。云已陞
麟。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

藥誠有之、勿、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傳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已兩眸子瞭然矣、二事器之自為劉勉中言、

蘇陰和尚作穆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也、楚間賽神者、皆歌穆護、其略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問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村

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剝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擲骰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款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瀑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皆為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瀑流為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焉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六百二十萬石通秦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允武恭為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般運鹽糧錢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蜀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逐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

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 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關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一百二十五萬石赴關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關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關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關湖北三十五萬

石萬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為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鴛鴦帳裏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悅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卧鴛鴦之

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
丐者與酒一壺一引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
洞庭之日被命鐫削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
之異丐者必異人也然詩中似隱神仙祕訣人
不曉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
公來別東坡坡云經過草草恨不一別石塔塔
起立云遮箇是磚浮菴耶坡云有縫塔云若無
縫何以容得世間蟻螿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

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去竹西失
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
姓名莫遺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
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
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
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
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
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雇舟之商取其物而

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
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
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迥高嘉祐
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鏑、海上仙
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彙、
時以為警絕、曾絃伯容為予言、此詩第一句、便
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
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

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
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
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為登覽之最、蓋取
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牕牖之句、以是
命名、樓即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
臨每憶衛公詩、多景唯於此處宜、海岸千艘浮
若芥、邦人萬室布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
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迓、使君官滿有歸

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營繕而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荊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此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荊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為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巋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鬻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竄開注子東在錢唐避地携家于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栢院中一日忽臨夢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元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為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作詩

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顏。滿引
銅杯効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
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
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
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
笛。手披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
間行以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
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
乎。子東因為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

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
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挾兩池。水瑩淨無
波。地無纖草。仰視巍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
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
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
二仙子。皆眉目踈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
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
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
時梁漢曾令奴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

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為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也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為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為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漢舞還記得

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語為按歌宮羽皓月滿
總人何處聲未斷瑤臺路子東嘗自為予言

王禹玉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蓬
珠殿時賜紫衣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
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
蓋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
誇博物。抵知紅顆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
樂天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

紅顆甜酸祇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閏
中貢連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
君御製詩云：玉液乍疑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
丸。蓋體物之工矣。時群臣皆應制焉。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
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
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
問，具以竊珠為對。即引盜對納珠，令投哀引咎，
乃識途而去。僧因投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

爛狼藉，鼠窠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
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真國色也。
靖康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高
州，居逆旅中。郡知之，為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
歸。蔡元長後房曰：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
嶺表，武在京師，為一使臣，姓孫人所蓄。乃携孫
竄至南京，亦為郡所拘。七月，開封差人擒之，送
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唐僧淨暉字照曠學琴於僧則全完仲遂造
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
門嘗得一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
若有字痕重加磨礪得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填
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
別以馬價珠為徽白玉為軫修成彈之清越聲
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
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彥和在
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儂立之時

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
澗聖淵聖解賜士儂者正透盤龍亦亡焉龍屈
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
喜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畫山水窠石四壁雄
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
矣熙能為遠景意趣益新略不相雜亦名手也
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掛高堂上森
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為待制乃重資

以父畫欲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大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羨墻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

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為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群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卧於栢寢。白鳥營飢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為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

耳

秦陵時蔡元長為學士故事供貼于皇太后皇
帝皇后閣各有詞諸妃閣同用四首而已時昭
懷劉太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
十六宮人第一玉樓深處夢熊羆

荆公退居鍾山嘗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
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為之辟易公問
為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於
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己是龍墀第一人回首

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收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脫爛
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
獲全若縫續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
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
復乃縫續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令家
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
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皆界出於紙葉後在高
郵借孫莘老家書亦作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

亦如是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意奇書，不復作縫積也。

陝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俗謂之鐵牛。舊有祠宇，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陰，幸其廟，作鐵牛詩。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尊古張翰嘗
食之物一時並
想西之欲非尊
與鱸一時同生
之物也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尊鯽之奠，尊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葦羹鱸膾，鱸固秋物，而尊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迫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滅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

密否五一切黑白咸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
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
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左右以警昏憤
張芑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
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卷第四

墨莊漫錄卷第五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
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為暨去聲三呼之無
應者蘇丞相頌時為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
曰當呼為居乙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
出何書頌曰臣嘗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
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
吳人褒諭再三

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

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摠彥振唱名呼為甄籍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人摠猶強辯之近侍匿笑繼而御史有言摠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曰王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

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

奏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事同

音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尚書知

平江府似矩嘗為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

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

書取常輸字同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對蓋為帥

臣嘗為賊所害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

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

凡虜情幾事皆預遙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

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

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其少

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摠彥振唱名
呼為甄藉延切徹自言姓甄切人摠猶強辯之近
侍匿笑繼而御史有言摠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曰王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
明池歸乘之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
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
奏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事同
音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尚書知

奏廁
奏堂板壁

公之台取對取葉甲曳兵而走宣撫尚

書取常輸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對蓋為帥

臣嘗為賊所害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
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
兀虜情幾事皆預遙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
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
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其少

也公之族子閻彥知云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汭上治田於黃玉二陂遂以多貲聞個儻尚義德潛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受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菑持門戶順菑蕭散風度雅意翰墨蓄法書名畫甚富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已隴畝漫不省也坐是東臯廢弛歲不暇給乃委仲舅元悅菑治其隳敗悅菑孝友脩

愿調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穰復如曩時歲收數萬斛公心持已無絲髮之私輸載長兄房以聽出納悅菑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之義四方親舊以貧投者存恤無厭減獲咸無怨言鄉曲皆得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箚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時京師調發料數動以萬計適丁連歲旱歉悅菑憂家勤瘁鬱、感病其死數日姪芾夢悅菑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

也公之族子閻彥知云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
唐州而亡因家汭上治田於黃玉二陂遂以多
貲聞個儻尚義德潛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
弟也荆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受之官力辭不
顧自外祖死伯舅元順菑持門戶順菑蕭散風
度雅意翰墨蓄法書名畫甚富烹茶焚香吟詩
彈琴而已隴畝漫不省也坐是東臯廢弛歲不
暇給乃委仲舅元悅菑治其隳敗悅菑孝友脩

彥知云

知校知

數高斛公心持已無絲髮

多稼復如曩時歲收
之私輸載長兄房以

聽出納悅菑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
之義四方親舊以貧投者存恤無厭減獲咸無
怨言鄉曲皆得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
不起視箚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
始服其廉謹時京師調發料數動以萬計適丁
連歲旱歉悅菑憂家勤瘁鬱、感病其死數日
姪芾夢悅菑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

向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原事若何蓋悅
畜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守也少年嘗投書
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
於詩嘗往數刹士大夫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
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
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他時
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
誦君詩遠竹行居仁甚稱之

王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
後少有効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
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
狂不能已聊復効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
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
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窄地領巾長裙邊遮
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香其二云倚上藤花
闌面平綉裙斜綽苗羅裙輕踏青姊妹頻來喚
鴛履貪弓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傾不厭多怕

向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原事若何蓋悅
畜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守也少年嘗投書
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
於詩嘗往數剎士大夫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
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
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他時
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
誦君詩遠竹行居仁甚稱之

此守

守陸校子

新詠梁沈約休文有

六憶詩蓋艷詞也其

後少有効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

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
狂不能已聊復効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
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
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窄地領巾長裙邊遮
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香其二云倚上藤花
闌面平綉裙斜綽苗羅裙輕踏青姊妹頻來喚
鴛履貪弓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傾不厭多怕

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
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
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
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碧窓明袖紗。
密映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
蒲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歌。嬌羞慣被諸郎戲。
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云。漫注橫波無語處。輕
籠小版欲歌時。千愁萬恨開心曲。却使眉尖學
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直千金。無事羞多始見

心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已覺鈿窩深。其九云。
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簾涼漠漠。帳煙
籠玉枕。粉肌生汗。白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
縷犀。釵梁冰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字。不管
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
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
仲至家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譙郡
衫氏多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

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有風流上。
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
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
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研碧窓明。袖紗
密映。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
蒲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歌。嬌羞慣被諸郎戲。
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云漫注橫波無語處。輕
籠小版欲歌時。千愁萬恨開心曲。却使眉尖學
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直千金。無事羞多始見

開心曲 南唐後周

衫氏多矣 衫校祁

此故事與之。層批。其十云宮樣梳兒金
縷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字。不管
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如麗。自非風流才思者
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
仲至家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譙郡
衫氏多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

田沈二家不肖子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駭書多者至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落人間亦書史之一時之厄也吳中曾敗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此事飛與近
時一人著動
抄相如何朱
勛之海兒手
今日也
平江自朱勛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籞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鑿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臃腫樸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泊

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之材折而為薪莫敢誰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謂二斤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云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即稱斤其來蓋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茨及蔬反論斤土風不可革也

僧謂酒為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要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屆一寺呼

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麤暴奪餅擊相樹其
餅百碎其酒凝滯着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
某常持般若經須預飲此物一盃即諷詠瀏亮
乃將餅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了遺奄
然流啜斯須器窳音庾暢矣酒之庾辭其起此
乎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舉
掛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總麻三月又別為
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為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
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
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
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
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
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黃州
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
頭痛即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
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冰片名龍
腦香見本草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前輩云、一郡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釐、蓋二物若善、則其他可知矣。

處州縉雲縣簿廳舊為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閑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為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揚

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即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決得脫而歸、英華已先至邑久矣、其後有蔣敦書、字輝遠、永嘉人為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毋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

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事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眄顧亦木心石腸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祈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其無所舍得一此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為汝立祠以祀如何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牕牖連絡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即為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

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恠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彼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為草木之妖也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脩甚雍睦數年後道脩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問之道脩笑而不答一夜道脩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也龐亦不懼道脩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你同往訪之恍惚与道脩同至一

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脩曰昨宵尔胡不少留乃怒而遁也自尔無可柰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壻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戒令伺道脩咳聲即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道脩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為所得擲板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脩大

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為怪也一日道脩謂龐曰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求顧不可為我得之慎勿斬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人携老媪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脩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脩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得至矣蓋是怪依附此婢之體而道脩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脩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恠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寢蓋夢也明日道脩曰昨宵尔胡不少留乃怒而遁也自尔無可柰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壻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戒令伺道脩咳聲即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道脩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為所得擲板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脩大

石得至矣得降校後

療乃復歸毗陵不復

來求顧不可為我得之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人携老媪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脩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脩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得至矣蓋是怪依附此婢之體而道脩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脩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恠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宣和間朱勳應奉進為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閣門宣贊舍人弟勳閣門宣贊舍人江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揖華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締繹約緬緯綬並閣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閣門祇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並追奪悉竄嶺外

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疊疊峯峯前真宰讀書公半崑崙冷落高宗

雨一枕淒涼吉甫風煙鎖豹眠閣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冑中君謨異之尋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唯一社屋爾意其社神也

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為詩云香羅如雪鏤新詩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飛

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也。邦基從伯康孫。字曼老。時彥榜高科。宰溧陽。日晨有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副之。戒曰。此去千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為。後至揚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携二詩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重和戊戌冬予道由潁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正一明略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冰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笄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鶯語輕清花裏活。柳條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陽。亭候逾十舍。征鞍背繡幃。雲雨虛四夜。雙艷傾盡城。一姝偏擅價。獨怒蕙心輕。誤許商人嫁。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略與郡之

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也。邦基從伯康孫。字曼老。時彥榜高科。宰溧陽。日晨有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副之。戒曰。此去千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為。後至揚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携二詩。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江翼

江唐校世

重和成成冬予道由穎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
正一明略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
秀眉豐頰水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
海畔夫。其二云阿梅笄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
夢蘭。鶯語輕清花裏活。柳條弱嫩掌中看。其三
云淮源距襄陽。亭候逾十舍。征鞍背繡幃。雲雨
虛四夜。雙艷傾盡城。一姝偏擅價。獨怒蕙心輕。
誤許商人嫁。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
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略與郡之

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憐其一名
阿梅時憐將為大賈所納明略既去道過汝墳
作詩盖有所感也憐竟隨賈去方尋海畔夫
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禁中舊有鴨脚子本俗謂之銀杏大皆合抱
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
隘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
敞可以就賞而未常著子也裕陵嘗臨觀而興
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

遂花而結實至千餘莖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
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復花
矣中官帶御器械石璘者老於禁掖供奉嘗為
何正言去非言之正臣嘗記是事且謂凡草木
之華實盖有常性人主者為起一念乃能感格
穹壤使陰陽造化之功為之巧徙曲成以適其
一時之所欲豈為天子者凡一言動致盖高之
鑒聽若影響之速耶由是觀之為人上者使有
宋景公之言時發於誠心則召應豈俟終日哉

正臣所論如此邦基嘗以正臣之子遂子楚見其手書因復記之

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龍馭云守會稽時嘗賦猩猩毛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軀惡招厭厭賦形具人獸寧脫荆榛居肉嘗登鼎俎餉餽傳甘腴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扶柔毫就束縛航海歸仙癯浴質逸少池擣藻知章湖殺身固有用賦茅從衆狙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

宣城出栗鼠須筆

文房甲四寶萬免慙蒙

膚數管支十年閉門賦三都之子信豪邁嗜學每致勛未冠游膠庠已推經行儒蓬山天祿閣崢嶸陵碧虛期子早登躡舍校魯魚公巽之詩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市舶局日同官司戶王璪粹昭郡檄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為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為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

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鬮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為毬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不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

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于洞者所現之相多不同有見淨餅者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强至是頗信向云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
島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
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竇鞏云、風雨荆
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
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懸瘴海秋、
泐柯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龍池地、正北三千
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
漲秋池、何時共剪西窗燭、却語巴山夜雨時、皆
佳作也、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限恩澤、
居宜興、非有勢者、力不能屈、致翟公巽、參政居
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
乃回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
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足為酬、不可、其家始
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為
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
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塗夜夢一朱衣曰、上
帝以尔為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

脊二十。勅左右舜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為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斤，鍊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麴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麴一兩半，擣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人煉蜜半斤，冷投

之尤妙。予嘗試為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遺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塚，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尔不聞漢世王陽孫乎？裸葬以矯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弥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

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一家相連乃穿其在左右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羸瘠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塚或冀有得也羸瘠者謂日勸汝別謀於他可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梅摯公儀龍苗景祐初以段中丞知昭州號二廣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嘗為瘴說其略云仕亦

有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迺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予讀此文慨然有感蒞仕者當書于座右亦可為訓也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介甫詩亦為用之比子瞻差少耳如酬

王賢良松詩云世傳壽三可松倒此語難為常
人道壽倒三松見裴錮傳奇春日郊步云興盡
無人揖迎汝却隨倦鵲歸隣春檝迎汝見古樂
府王獻之桃葉歌金陵西齋詩云黃奴三倒類
瓊樹小研紅綾闥詩句小研紅綾見大業拾遺
舒州雲巫祝萬說茶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雨
工見洞庭姻傳

徽州硯石有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常作
眉子石硯歌極有連娟孿環可愛者東海宮聲

應中有一硯尉氏孫宗鑑少魏舍人為作銘曰
襄陽愁京兆嫵北牕散黛東家翠羽稜稜筆鋒
與此等伍胡不累子英氣妙語必曰夕鋒既去
碧落方暮澹踈星之微明橫青霞之數縷想像
沉寥夷猶毫楮俾子之文萬丈軒翥梁冀妻孫
壽封襄城居作愁眉啼粧詩云北牕朝向鏡錦
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
廣胭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向憐名宋玉
好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王賢良松詩云世傳壽三可松倒此語難為常
人道壽倒三松見裴劍傳奇春日郊步云興盡
無人揖迎汝却隨倦鵲歸隣春檝迎汝見古樂
府王獻之桃葉歌金陵西齋詩云黃奴三倒類
瓊樹小研紅綾闥詩句小研紅綾見大業拾遺
舒州雲巫祝萬說茶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雨
工見洞庭姻傳

徽州硯石有紋加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常作
眉子石硯歌極有連娟孿環可愛者東海宮聲

沉寥 沉落校次

兼賦居居落校次

詩上方園字此明太子美人器粧待也

向清名向隆校可

陸批

亦東家翠羽稜稜筆鋒

與此等伍胡不累子英氣妙語必曰夕鋒既去
碧落方暮澹踈星之微明橫青霞之數縷想像
沉寥夷猶毫楮俾子之文萬丈軒翥梁冀妻孫
壽封襄城居作愁眉啼粧詩云北牕朝向鏡錦
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
廣胭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向憐名宋玉
好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杜子美詩云、江閣要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晉王字敬仁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重

皆之王右軍在郡

遲

後以馬之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杜子美有憶鄭南北坻詩云、鄭南伏毒守蕭洒、到天心殊不曉、伏毒守之義、守當作寺、按華州荀經有伏毒寺、劉禹錫外集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予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窟、今世行本皆作守誤也、墨莊漫錄卷第五

墨莊漫錄卷第六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還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雞林紙書、贈張大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

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

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隘

辭、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

余家藏

有元章

說十段

占此相配

杜子美詩云、江閣要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晉王字敬仁、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重皆之、王右軍在郡

後以馬之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杜子美有憶鄭南北珽詩云、鄭南伏毒守蕭洒、到天心

可按華州荀經有伏毒寺

晉王下陸補脩字

新下陸補迎、蘇仁叔、仁輒口車、每忘其得、郎勇氏牧華州、時予再忝科

以馬下補迎字、後由華觀謂陪於伏毒、當今世行本皆作守誤也

墨莊漫錄卷第五

墨莊漫錄卷第六

本年字之、尺批、本用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還

中兒尹仁 尹陸枝友

幼兒尹知 尹陸枝友

古今第一 無古字 小老得意書也 今附於此

雞林紙書、贈張大亨嘉

余宗藏

有元年

說十段

占此相配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

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

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隘

辭、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

間或爲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
皆得自然備其古雅世或未能立家人謂吾書
為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摠而成之既老始自
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江南吳皖登州
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大隸題
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牌及手書大
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
可使令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
詩云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而

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書之惠字如蒸餅晉字如
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恠難狀以是論之古無
真大字明矣晉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
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
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
乃有真趣不陷醜恠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
不如畫筭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向真楷見
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
護歐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

而為醜恠惡札之祖自柳始世有俗書唐官告
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
緣明皇字體肥俗如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
生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
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以浩大小一倫是猶吏
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
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勻自張顛
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一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

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客僮
刻字故會主人意脩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
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
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
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帖坐有篆籀氣顏
傑思也柳出歐為醜恠惡札之祖自此世人始
有為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
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
不知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

而為醜恠惡札之祖自柳始世有俗書唐官告
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
緣明皇字體肥俗如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
生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
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以浩大小一倫是猶吏
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
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勻自張顛
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一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

各使客僮

客僮名家

觀之乃得趣

如顏真卿每使客僮

亥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
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
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
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帖坐有篆籀氣顏
傑思也柳出歐為醜恠惡札之祖自此世人始
有為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
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
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

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字大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

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在下各隨其相稱之掛起氣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

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
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軌徐不及也御史蕭
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
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
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
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
揚凝式書人甚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真
鑒

稱榜額首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
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曰乃能到右軍
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殊有功為
天下法書第一古所謂一筆書者謂意相鈎連
非復便一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虧一活勢
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

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
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軌徐不及也御史蕭
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
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
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
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在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
楊凝式書人盡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真

鑒

稱榜額首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
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曰乃能到右軍
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殊有功為
天下法書第一古所謂一筆書者謂意相鈎連
非復便一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虧一活勢
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

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真形不貴
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
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方萬等古人書不
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
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
曉蔡元度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
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

排筭旃然真字須有體制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字老杜以謂蛟龍岌相纏今見其
本乃如柰重兒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
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
不工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
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
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
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何如對曰臣書刷
字

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真形不貴
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
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
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
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
曉蔡元度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
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

曰黃庭堅抹字之蘇軾刷字上後向曰卿十少何曰臣
畫字觀蘇黃米蔡之平果其說此此記者有衣乃佳耳
誤

唐杜居老刷字下
普字老杜以謂蛟龍岌相纏今見其

本乃如柰重兒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
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
不工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
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
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
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何如對曰臣書刷
字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
推獨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
洋石橋記鄆縣涼觀記無為軍天王記連水軍
數碑皆遠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
也蔡天啓為公墓誌云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
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駭觀
之姓好潔置水其旁數潏而不浼未嘗與人同
器視其肩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
者亦知其為米元章也云云此迨實錄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
見鶴俸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都有鶴料案休未
詳鶴料之說曾旼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
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涼卧
郡齋夫君失意偶同來海邊故國渺何許城上
新樓空幾迴寧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
煤清吟未免縈機慮只恐飛鷗便見猜注云唐
幕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
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
推獨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
洋石橋記鄆縣涼觀記無為軍天王記連水軍
數碑皆遠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
也蔡天啓為公墓誌云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
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
之姓好潔置水其旁數潏而不浼未嘗與人同
器視其肩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
者亦知其為米元章也云云此迨寶錄云

公受尋又成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
行好學對落校性
類而不浼浼落校悅毋探友注云吳都有鶴料案休未

言有牙之言曹時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
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涼卧
郡齋夫君失意偶同來海邊故國渺何許城上
新樓空幾迴寧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
煤清吟未免縈機慮只恐飛鷗便見猜注云唐
幕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
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

宋宣獻有送黃祕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紫
場叔賦筭此宣獻用皮日休所云吳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沈綿
數年既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
不早以陷冰再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
中使馳賜一粒時氣息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
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云蠅美持螯日勦甘抑鮓天用揚
淵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嘗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斂
以平日閑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
過楚公葬時制棺前設一坐陳瓦器以衣衾巾
履數事及筆硯置左右自初斂至於祖載襄葬
悉從簡質稱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
賻遺毋求人作埋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
清源蔡某墓而紀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
人君子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憂窮乎死生之變
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消息生以形骸為寓死

宋宣獻有送黃祕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紫
場收賦筭此宣獻用皮日休所云吳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沈綿
數年既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
不早以陷冰再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
中使馳賜一粒時氣息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
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云蠚美持齧日飭甘抑鮓天用揚
淵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陷冰再再陸核丹止膏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斂
以平日閑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
過楚公葬時制棺前設一坐陳瓦器以衣衾巾
履數事及筆硯置左右自初斂至於祖載襄葬
悉從簡質稱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
賻遺毋求人作埋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
清源蔡某墓而紀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
人君子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憂窮乎死生之變
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消息生以形骸為寓死

奚丘壠之念哉、吾雖鄙薄、亦粗聞大道之方矣、
欲効揚王孫與沐德信、則必傷汝曹之意、又干
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為中制、將使子孫近者
視吾藏、足以無憾、遠者尚及見吾墓道之石、足
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易也、其
字畫清勁、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有雜書
一篇云、楚公少年時、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
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真氣聞、士
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為、每為

公屈穎川陳氏公慙鄉卿慙長以德不以位也
在建陽八年去日不賣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
不衰致仕居貧以席蔽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
淳亮甘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
則善矣○楚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
致仕忠懷公之父也文潞公為相且赴祕書省
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
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公辟蠹出何書一坐默
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喜甚即借以歸④

奚立寵之念哉、吾雖鄙薄、亦粗聞大道之方矣、
欲効揚王孫與沐德信、則必傷汝曹之意、又干
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為中制、將使子孫近者
視吾藏、足以無憾、遠者尚及見吾墓道之石、足
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易也、其
字畫清勁、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有雜書
一篇云、楚公少年時、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
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真氣聞、士
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為、每為

真氣同

真陸校直

公慙鄉鄉慙長以德不以位也

在建陽八年去日不賣一巾茶邑人思公至今

不衰致仕居貧以席蔽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
淳亮甘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
則善矣○楚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
致仕忠懷公之父也文潞公為相且起祕書省
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
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公辟蠹出何書一坐默
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喜甚即借以歸④

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過一壙得一琉璃餅瑩澈如新餅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之時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填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微亦有佳者唐州桐栢山張浩製作精緻膠法甚奇舅氏吳順備每歲造

至百斤遂歷京都之作矣前日數工作所製好墨者徃徃韜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為人疑篋之重以為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極重厚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徃徃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

錦囊之說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
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
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
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
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前
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既是私惟余用薛安
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
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
墨余又請其說甚辯余曰噓余可以不愛墨矣

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
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兩宿不腐然吾貯
水當以盆瑩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
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
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
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色多凡
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迫余曰余用墨每一二
歲不能盡一圭徃徃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
也唯是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

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過他墨猶是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吾正之所以難也夫砥砢之所以不可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于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

安可以不辨于墨文林詞翰之好乃不喜于墨此不可曉故併載之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也。口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麩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心哉。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為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

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過他墨猶是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吾正之所以難也夫砥砢之所以不可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不異也今墨之用在于書苟有用于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

安可以不辨于墨文林詞翰之好乃不喜于墨

此不可曉故併載之

近日吃素
人老不減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也。口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麩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心哉。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為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

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
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
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焰。
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尚依然。李之
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涼古木奇。勢分
庭下蔚相思。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
賊旗。寶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插雲枝。劉郎
風韻知誰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
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
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
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續以木箱、所可辨
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宇、則其碎而不
可緝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
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
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
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

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焰。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尚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涼古木奇。勢分庭下蔚相思。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賊旗。寶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插雲枝。劉郎風韻知誰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壯霧

壯霧在吐

樂教論高紳為

湖北轉運使道中聞

石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教

論石刻覆於下也而

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續以木箱所可辨

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宇。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

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
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其
詞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干立樓
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
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
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替伴
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又
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
徧梁州徹。色二龜茲轟錄續。李暮摩笛傍宮墻。

偷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
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闥
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云。祿
山以天寶十四載反于漁陽。陷東京。則幸連山
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
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清。時巡東
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為諸王所邀。
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于
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呼燃燭於街衢。呼

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其詞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教街中許然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二龜茲轟錄續。李暮摩笛傍宮墻。

唐會要 大梁州 大梁州 大梁州

偷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

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闕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于漁陽。陷東京。則幸連山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清。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為諸王所邀。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于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呼燃燭於街衢。呼

叫於靜夜，皆不可以訓。旣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復而去。王者順動，當如是乎？此詩深議其荒淫無度，也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寶不遠，必不鑿空而云也。李暮，屨笛字玉，篇云：屨烏，協切，指按也。於笛而云屨，此一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為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視

則則，於是遂定。照奚恤過宋，人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尔後阿阿則則，更為歎息聲，嘗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鈿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

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
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騷裏
之馬方且脫轡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
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胼
薄版口倦呼叱毛舉縷詰自以為工不可復加
而僅足為治曾不如威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
二綱目羣吏為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
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駁有儒生崛起於
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銷々常欲鳴于齒頰間忽

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
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
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嘗雜書論
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
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
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
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
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質管谷記經藏記又
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事得而絕俗雜畦

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
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
喜為之極為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
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
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
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
云水遠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
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隻歸崔鷗德符秋日即

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鞞更無人過野人家羅
疎竹時聞雨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
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整巾流水小橋
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
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
雙燕子一時啼在杏梁西僧如壁德操偶成云
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胡蝶雙飛來蜜蜂兩髯
大如蠶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
聊病酒對殘春蘆幙重更掩門細雨斜風花

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
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徃徃皆妙。頃時王荆公多
喜為之。極為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
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
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
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
云。水遠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
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隻歸。崔鷗德符秋日即

少補

補陸稼橋

隔花又黃州道中云

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鞞。更無人過野人家。羅
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整巾。流水小橋
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
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
雙燕子。一時啣在杏梁西。僧如壁德操偶成云。
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胡蝶雙飛來。蜜蜂兩髯
大如蠶。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
聊病酒對殘春。蘆幙重。更掩門。細雨斜風花

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
半歸。杏花零落淡燕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
欺風不肯飛。趙士揆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
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
只應多在倚闌中。李愬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
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風在。分
付輕紅上碧莎。趙餽之子雍春日云。拂林欹枕
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
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

灘聲號、流冷風。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
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園
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
子。相逢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途中云。疎
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
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詩
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妍紅取次開。閑倚東
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
住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

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也。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世所惟行印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好梨花雲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

梨花雲瑤池水光蓬萊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在天頭遠宮闕天風微吹不破白豔却愁春露浣玉房綵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為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誤傳為王昌齡非也

瘞鶴銘在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模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

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也。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世所惟行印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好梨花雲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

世所惟

行惟枝雕
梨花雲瑤池水光蓬萊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

不破白豔却愁春露浣玉房綵女齊看來錯認
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
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為
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誤傳為王昌齡
非也

瘞鶴銘在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
序水退始可模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

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
乃顧况之道號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為然
也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
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
與鶴銘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也因模一本以
歸以示知書者以為然其題云冬日與群公泛
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
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
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

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
時况得窮日夕乘桴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
瓚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他時好事者當
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
年老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收送獄詔
自論劾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
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
齋醉如泥予觀裨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

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
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偽閔王王延慶為長夜
之飲因醉屢殺大臣以銀葉作盃柔弱為冬瓜
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覆盃唯盡乃已蓋
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孺云脾睨風高
迴過鴈琵琶宵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罷相云移
病早休丞相筆坐謾猶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
自愧劾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

恨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
詵都尉家有侍兒輩試香求詩求字者以煙濃
近侍香為韻存之得濃字賦詩云俛仰佳人看
墨蹤和研親炷寶熏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
凝香欲萬重盜洩雲傾白酒越羅露露浥黃
封從來粉黛宜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
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云寶鑑凌雲
結綺高小奩爭巧暮分曹春葱細撚龍香撥秀

頸偏明。邏邏槽。牛廐寫形呈。粃救。馬軍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覺更闌潤錦條。道山學士常與貴戚駙車過。從宴飲真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詵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不忘于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

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

知流落在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篠木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為吾守墓。以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素為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叩頭以諫。公曰。籍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為文自祭而除之。斷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峯長五六尺。堅瘦紺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群疑遂定。石上有刻。

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
起砦處得二石、刺史季 題又刻云、開寶七年
重疊峨眉山于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
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慎知禮題時、公素方脩州
治南韶光國重建清冷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
下、名曰雙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
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塚出石去、慎公又一百
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峨眉之
廢乃冒塚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戲笑為之、
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
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菴鉢纔興雙劍出、狐狸
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真堪笑、一日開軒亦可
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
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
起岩處得二石刺史季 題又刻云開寶七年
重疊峨眉山于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
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慎知禮題時公素方脩州
治南韶光國重建清泠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
下名曰雙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
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塚出石去慎公又一百
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峨眉之
廢乃冒塚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戲笑為之

遂擇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

韶文國 國蔭校園

前惡土樂春

鍾纔興雙劍出狐狸

清泠臺

士臺蔭校園

百年字家直

堪笑一日開軒亦可

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
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墨莊漫錄卷第七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爲越獻於吳、以
亡吳也、吳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苧羅山鬻
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而獻
於吳、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
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孟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
皆掩面而過之、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毛
嬙亦美人也、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釋音注、司馬彪云、

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嬖之以為夫人崔譔本作西施又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按左氏傳越之滅吳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嘗見梁惠王齊宣王自魯哀公二十二年至魏惠王之元年一百四年至齊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史記莊子傳云名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則莊子與孟蓋一時慎子名到與淳于髡騶奭之徒皆戰國時人亦莊孟一時也又史

記表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是歲己酉也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若以毛嬙為越王美姬又與驪姬非同時而崔譔以驪姬為西施故以為近故說者謂莊孟慎子所言西施皆越之獻吳者然予讀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史記表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也魯欲與齊公子糾入後小白齊距魯生致管仲是歲至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西

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之西施肩古
之美人以為名耶是有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
越王之美姬明甚司馬彪之注乃臆說也當更
質於博洽者

政和間朝廷求訪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
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
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
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
下濶而方厚半指許玉色明瑩以盤獻之于朝

玉乃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
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聖德高明有
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其玉久在秦
郊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初寬居之嘗
見之為予言之然余又見劉表延仲言比干墓
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
多墓周回數里生異木膠結不可入而居之言
墓在關中未知何也真州六合縣界有山四面
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冢墓予從甥魏惇

紹興十二三年間任天長縣尉日有一監司屬
官過邑館于尉司出一襍物云昨過方山得之
出以示博皆美玉也其長三二寸闊一指許厚
三四分光潤方正上有小竅約百餘枚不知為
何物也博欲丐其一二枚屬官靳而不與且云
方山民因耕穿一墓獲此疑其為玉策以予考
之此乃兩漢以前貴近之墓所謂珠襦玉押者
古以斂尸惟王公則有之耳蓋與比干墓所獲
正同爾

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雖人家庭砌亦
有之如此間之蒿蓬也土人呼為蕪麻音其枝
葉拂人肌肉即成瘡癩浸淫潰爛又不能愈杜
子美除草詩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
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蓋謂此也劉表延仲至
蜀嘗見之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叔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
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
時倉皇中作一疏禱于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

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負、建殿
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老草、然皆遒勁可
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
蓮峯居士李煜、文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
子春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
鈞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
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為補之云、何時重聽
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

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為潘淑妃
小字、則當為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
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
此聯之妙也。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為眾花之
冠、嶺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眾花也、至暮則尤
香、今閩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
為嘉玩、然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
亦土地之異宜也、顏博文持約謫官嶺表、愛而

賦詩云竹梢脫青錦。榕葉墮黃雲。嶺頭暑正煩。
見此萼綠君。欲言嬌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憐月
初上。濃香夢中聞。蕭然六曲屏。西施帶微暎。叢
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譬如追風騎。一抹萬馬
群。銅瓶汲清泚。聊復為子勤。願言少須臾。對此
髯叅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柔婉風味不見可
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鑊。梁天監中
鑄。東坡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坡

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
未嘗稽考。本何物為何用也。近復游于寺。因熟
觀之。蓋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
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
仙古佛殿前。滿漫滅一字。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方
一切諸仙。以仙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
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為七珍寶地。地獄沸湯。化
為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
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烹

鮮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
喜禪悅何取一字漫檀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舍
碧水一字漫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遷其後又
云帥吳虎子近禁道真槩懷於佐陳僧圓丞宋
又漫令宣令鄭休之義不可曉疑當時幹造之
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今之
五十石蓋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植
蓮供養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一云通中玉冷夢偏長。

花影籠堦月浸涼。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
去時香。二云情隨榆筴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
消。儼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饒。蓋有所
謂也。或云是與當塗楊姝者博者以勝彩累注
數者至乘敗者惟有畸零不累注數謂之孤注
故端叔戲云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廣韻及
字書云贗五晏切注偽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
苓無人採。千歲化虎魄。我豈無長鏡。真贗苦難

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說鼎、魯以其鴈往、齊曰、鴈也、魯曰、真也、古為以鴈為贖、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鴈、人必笑之、

東坡在黃州、陳慥、李常在坡亭、時相往來、李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李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効、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球、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折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是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是無咎、又作贊、以稱歎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真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羣犬爭啣噉一牛脛骨、甚狂噬、相啖不已、村人持挺驅

逐亦竟不去。衆頗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
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竒特。
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
猪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此。警
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視希有之異。
闡提者得不少愜乎。

翟三丈公異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
七人。公異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指揮
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

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
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
敢懷愠喜。人多稱之。

翟公異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願臣非緇衣之
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葉少蘊
謝賜曆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光二州
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
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有工者。

逐亦竟不去。衆頗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
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竒特。
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
堵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此。警
佛指忘後口。闡提唐批在不必後有情故視希有之異

闡提者得不少後乎

手序不取 手序後取 視唐後亦以項聞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指揮
二字以本字讀未必從 陸批
矣耳 亦與而後 還待訓 公作謝表有云彈貢

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
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
敢懷愠喜。人多稱之。

翟公異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願臣非緇衣之
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葉少蘊
謝賜曆日表云。豈特子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光二州
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
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有工者。

優詞樂語前輩以為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
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
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不平
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
之詩賴一代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參萬歲
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載兩
髦已對襄城之問翻君舞却從沂水之歸放
女童詞云奏閭圃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粵廣
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益巧更麗而切當矣

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
語時近俳乃妙如王履道天寧節宴小兒致語
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之區八千歲
春八千歲秋共土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
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群心化國之日舒
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
云黛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
後於高禩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為得體然未若
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秋分

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
致語云。稍寬中具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翹
蘗群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
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
之寸心。則又不可跋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
一兩聯。則伶人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
警絕。如石懋敏。若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篆
之爐煙。薰為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恩波。何
安中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

囂。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
天。如熙之登春臺。舉欣欣之有喜色。孫仲益和州
送交代云。涓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
眇愁心於碧草。皆為人所贈矣也。

翟公巽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
鄉。公有啓云。得請真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
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嘆嗟。餞韓侯之出
祖。邦人慰喜。詠季子之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
諸子。未慕昔賢。揮賜金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

平時四六多聲牙高古而此啓特平易誠及
大手筆也後元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藍光既落
成公就臺張具為宴自作致語有云公槐避寵
衣繡歸榮從方外之赤松寄高懷於綠野珍禽
綵羽借雞樹之遺棲曲沼回塘分鳳池之餘潤
晉世語云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共領
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
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晉
書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

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賀者怒曰奪
我鳳凰池何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
考之方見其工

李昭玘成季自京東西路提刑移東路西路置
司在兗東路置司在青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
之日雖遙千里之圍望岱宗之雲猶均一雨之

潤

杜子美佳人詞云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本
草合歡或曰合婚陳藏器云葉至暮即合故曰

誠太守

平時四六多聲牙高古而此啓特平易誠
大手筆也後元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藍光既落
成公就臺張具為宴自作致語有云公槐避寵
衣繡歸榮從方外之赤松寄高懷於綠野珍禽
唐及太平
晉世語云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共領
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
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晉
書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

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賀者怒曰奪
我鳳凰池何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
考之方見其工

李昭玘成季自京東西路提刑移東路西路置
司在兗東路置司在青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
之日雖遙千里之圍望岱宗之雲猶均一雨之

潤

杜子美佳人詞云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本
草合歡或曰合婚陳藏器云葉至暮即合故曰

合婚今夜合花是也又徃在詩云當宁陷玉座
白間剥畫蟲文選景福殿賦去皎皎白間微、
列錢注白間牕也又大食刀歌云得君亂絲與
君理北史齊文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神武嘗
令諸子各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神武以為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齊忠直時
唐彥猷君益知穎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
之子正平正思直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
所賜刻於螭首揭于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於
康莊以為徃來之觀非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
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
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流俗所尚識者所耻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
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不得不力請也時李端
叔官於許下乃見唐公且言曰頃胡文恭公宿
知蘇州時蔣堂希魯將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生
嘗受學於蔣公乃即其里茅表之為難老坊蔣

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歌焰內不足而假之人
以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撤去文恭謝
之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乃資其嘗獲芝草之
瑞更為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
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
君益聞端叔之書遂撤去之范氏二公聞之乃
謝端叔曰非公之語莫遂予心也因復笑曰凡
以伎能物貨自營售於人則多曰元本某家
至於假供御供使州土為名殆與此一類顏子
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為何坊也
端叔亦笑之後復陳此語於君益君益亦大笑
之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
金篦者侍白鬚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
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者近稍便串
異時願侍飲期一醕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
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

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
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
爾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邇英閣聽講讀
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自左右並史除中書舍
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
英廷義皆仁宗所建講讀記注官賜坐飲茶
將罷賜湯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
云二閣從容訪古今諸儒葵藿但傾心君臣相

對疑賓主誰識昭陵用意深邇英閣前槐後竹
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
槐子開詩云鳳尾扶疎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
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
云銅瓶洒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瞳
矓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並謂此也

宣和中予在唐州外氏吳家時襄陽府光化縣
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
皆雷紋中有虬形兩耳為饗饗足為蚩尤制作

甚精一足微蝕損尚可立也表舅唐懿端仲數
千得之以予舅氏順菴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
強名曰虬鼎且作歌以紀之予得熟視焉予以
謂古之鼎彝皆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
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敦乃形匱故
名之爲鼎耳其饜饕蚺尤與李伯時古器圖所
畫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耳之兩敦開口有飾
玉處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此器乃無飾玉之
狀復無款識耳又按呂氏春秋云周鼎饜饕饕有

首無身食人未啣害及其身此蓋周器也古器
多為饜饕蚺尤者深戒於貪暴也兩舅皆以予
言為然乃祇名曰虬敦極寶惜之時京西漕時
道陳聞有此器諷太守王珏來取之舅氏祕而
不出後欲自携往京師并關中侯金印獻之上
方未幾而倣擾外門避地湘潭平時玩好書畫
寶玉悉為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
天下之事每患於無公論拘於一己之好惡則
其說必偏雖以曲詞夸語以勝於人然卒不若

公論之使人必信也。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
右而唐詢彥猷作硯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
為冠米芾元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
為冠彥猷則謂紅絲石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
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次
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
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議故列
之於首元章則謂方城巖石石理向日視之如
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
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
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
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二公皆於翰學
留意者然此說恐未為公也予伯父毅老提學
嘗官青社得紅絲石硯雖文采誠如彥猷之說
但石理麓慢殊不發墨特堪為几案之奇玩耳
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外邑也予往來必過仙
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為上所貨之硯
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盤盃之類其硯如

公論之使人必信也。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右。而唐詢彥猷作硯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為冠，米芾元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為冠，彥猷則謂紅絲石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質質潤美，發墨，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

端溪之石

之於首元章則謂方城巖石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

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二公皆於翰學留意者，然此說恐未為公也。予伯父毅老提學嘗官青社，得紅絲石硯，雖文采誠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麓慢，殊不發墨，特堪為几案之奇玩耳。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外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為上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盤盃之類，其硯如

吳郡燻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
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巔其
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剉墨不數磨而
已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艷
甚易故以適意為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
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焉得居上
巖下巖之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
得一巨璞琢為玉斗樣不知者以為無眼之端
溪也余舅吳袞顯面為余銘其背云琢雲根陪

玄穎贊斯文貽久永無磷緇堅以璟之子操同
其炳渡江以來之後亡之矣二公之論當否究
心於文房者必能訂評之

黃魯直有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
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
蔡天啓乞猫於孫元忠亦有詩云厨廩空虛鼠
亦飢終宵咬齧近秋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
街蟬與護持余友李璜德邵以二猫送余仍以
二詩一云吾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歌鞍似鬧裝

吳郡嶺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
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巔其
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利墨不數磨而
已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艷
甚易故以適意為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
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焉得居上
得一巨礫琢為玉斗樣不知者以為無眼之端
溪也余舅吳袞顯直為余銘其背云琢雲根陪

全字只是錢字

陸批

二石之上也

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

玄穎贊斯文貽久永無磷緇堅以璟之子操同
其炳渡江以來之後亡之矣二公之論當否究
心於文房者必能訂評之

黃魯直有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
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
蔡天啓乞猫於孫元忠亦有詩云厨廩空虚鼠
亦飢終宵咬齧近秋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
街蟬與護持余友李璜德邵以二猫送余仍以
二詩一云吾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歌鞍似鬧裝

便請爐邊叉手立。從他鼠子自跳梁。二云銜蟬
毛色白勝酥。搨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
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墨莊漫錄卷第七

墨莊漫錄卷第八

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清潤有竒趣少年讀書以唐王維李思訓畢宏韋偃皆以畫得名乃刻意學之下筆便有自得一時賢士大夫喜與之游皆求其筆亦頗厭其誅求慨然嘆曰懷素有云無學書終為人所使欲絕筆不為但名已著終不得已又善作小草書小字如蠅蚊筆道而法具諦觀之目力茫然皆合義獻之體是又所難也米元章謂大年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

墨莊漫錄卷第八

少唐王維

少唐王維
少唐王維
少唐王維
少唐王維

意學之下筆便有自得、一時賢士大夫喜與之
游、皆求其筆、亦頗厭其誅求、慨然嘆曰、懷素有
云、無學書終為人所使、欲絕筆不為、但名已著
終不得已、又善作小草書、小字如蠅蚊、筆道而
法具、諦觀之、目力茫然、皆合義獻之體、是又所
難也、米元章謂大年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

渚水鳥有江湖意。予在京師時嘗偶得大年所作橫卷歸田圖。竹籬茅舍。煙林蔽虧。遙岑遠水。咫尺千里。葭蕪鷗鷺。宛若江鄉。蓋大年得意畫也。表舅唐端仲題詩云。聞君新得小山川。畫手來從邵雍賢。不學農夫焉用稼。若為王子豈知田。我真墮上躬耕客。親見人間小隱天。始識阿年京樣熟。菊籬寧似景龍邊。菊籬景龍門下景也。後為吳舅順畝取此軸去。今亡於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繪事。嘗於錢德輿次權少卿家見所

作寒溪小雪橫卷。翎毛竹木種種皆奇。可亞大年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為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畝。即令泚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時射帖。其筆之麓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
之嫡子戲誤墜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謂沉香
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
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
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
州倅張若濟鞠勘許其獄具即以才薦竟論沉
香死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身無驗終不快此
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
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

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
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
懃終不可免可不戒哉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脉如絲知微
所畫石澗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
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
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
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
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

如之

陸批

此疑是陶字
衡山云是孫字孫知微工畫水巧因知法者
不多不可妄更定其字向益記於此以志存愧
殺身無驗終不快此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
之嫡子戲誤墜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謂沉香
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
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
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
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
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徃見之

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
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
懃終不可免可不戒哉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脉如絲知微
所畫石澗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
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
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
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
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

而不問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
夏方至吳中時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
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聞公之薨乃作
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蕭齋於焉
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閣古皆經貶逐
玉井芙蓉一切牽復云云其詞曰石與人俱敗
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蒲酌中
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此萬里一招魂思
賢閣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
舞色紺而澤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
子歲潁川陳良參叨尹延陵獲此石置西齋之
前銘曰峩峩蒼翠其多是稟混元非因琢
磨置于庭隅公退常過疑乎乃身居高之阿後
有來者見茲若何其後又有今人刻字云皇宋
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邑令掌文紀於壞垣得
之立于此後為都統王侯勝所得移置於所居
園中有一士大夫見而愛之紹曰此本吾家舊

物也。先君平昔寶惜之，不意尚存於茲。願復歸我王侯，欲許之，有一將校聞之，謂主將曰：不可與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語，恐朝廷聞之來取之，當以此意拒之。王侯用其說，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興元元年也。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堅頑閱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壽也。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今

妃徃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及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脈脈子詩云：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飲席刻木為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歌側。

物也先君平昔寶惜之不意尚存於茲願復歸我王侯欲許之有一將校聞之謂主將曰不可與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語恐朝廷聞之來取之當以此意拒之王侯用其說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興元元年也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堅頑閱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壽也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

○
殊麗

殊麗

金為蓮花以帖地今

有脈孱子詩 脈孱子詩

妃徃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及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脈孱子詩云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飲席刻木為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歌側

傲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
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簿
領青州掾風流翹秀才長煩拍浮手持贈合歡
盃屢舞回風急傳籌白羽催深慚偃師氏端為
破愁來。或有不作傳籌但倒而指者當飲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漚鬱餘花所不及也
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
花小者香短清曉朔風香來鼻觀真天芬仙馥
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

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
故張芸叟詩云竚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
知名蓋謂是也王以寧周士道中聞九里香花
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紫簫愁夢長何許
綠裙紅帔客御風來獻返菟香近人採花藥以
薰蒸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
就枝頭採擷取之以女貞樹子俗呼冬青者搗
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油磁瓶中以厚紙罽
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裛裛中

飲：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
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籌
領青州掾風流翹秀才長煩拍浮手持贈合歡
盃屢舞回風急傳籌白羽催深慚偃師氏端為
破愁來。或有不作傳籌但倒而指者當飲。

飲

唐夜儀

花

江漸多有之

清芬

漚鬱

餘花

所不及也

詩有屢舞儀未必從

陸批

花大者香尤烈

一種色白淺而

花小者香短清曉迎風香來鼻觀真天芬仙馥
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

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
故張芸叟詩云竚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
知名蓋謂是也王以寧周士道中聞九里香花
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紫簫愁夢長何許
綠裙紅帔客御風來獻返菟香近人採花藥以
薰蒸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
就枝頭採擷取之以女貞樹子俗呼冬青者搗
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油磁瓶中以厚紙罽
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裛中

人如秋開時復入器藏可留久也花之幹大者
可以旋為盃合茶托種種器用以淡金漆飾之
殊可佳也

晁無咎和李秬雙頭牡丹有云二喬新獲吳宮
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地故應相伴語風前各
是一般愁

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白二妓
名著一時晁冲之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
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于京國

李生者門地尤峻叔用追感往昔成二詩以示
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來京華縱步龜游小
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
楊柳垂珠箔窓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
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華
青鳥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挑出
隔墻花髻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
作一生惆悵事鄭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
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陶武震輩例籍

人如秋開時復入器藏可留久也花之幹大者
可以旋為盃合茶托種種器用以淡金漆飾之
殊可佳也

晁無咎和李秬雙頭牡丹有云二喬新獲吳宮
怯雙隗初臨晉帳羞月地故應相伴語風前各
是一般愁

崔念白

崔於崔

平康之盛

而李師師崔念白二妓

名著一時是冲之也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

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于京國

李生者門地尤峻叔用追感往昔成二詩以示
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來京華縱步龜游小
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
楊柳垂珠箔窓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
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華
青鳥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挑出
隔墻花髻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
作一生惆悵事鄭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
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陶武震輩例籍

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本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泓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為令折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

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慝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祇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為之倘不諾其請

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本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

南遷彬州

彬州在郴州

北流

三十里黿口寺至今

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為令折

而焚之三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事之張芸

叟南遷彬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

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慝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祇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為之倘不諾其請

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刺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爲可倚，惴々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曹乎？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歎。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饗，饗於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也。至於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

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革之木居士，旣爲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託以惑衆，此尤可咲云。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車湖，公每乘興必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

不敢稍解

解陸校懈

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刺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為可倚，惴惴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曹乎？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幸於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歎。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著，而竊福以饕餮於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也？至於歛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

哲而少者

陸校哲氣是哲字

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為一革之木居士，既為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託以惑眾，此尤可咲云。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車湖，公每乘輿必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

歐陽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徃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當世望之云嘗載於壠岡所表壠岡所蓋歐陽氏松楸壠名也今不傳於世惜其遺沒因識于此

一云公於為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非已殺人者多活之其為河北轉運使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

况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况等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定而宰相出為宣撫使惧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過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勅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冤此三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

歐陽文忠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徃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當世望之云嘗載於壠岡阡表壠岡阡蓋歐陽氏松楸壠名也今不傳於世惜其遺沒因識于此

一云公於為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

壠岡阡

壠岡阡

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
已殺人者多活之其為河北轉運使戶部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

相過於內黃過陸校過

况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况等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定而宰相出為宣撫使惧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過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勅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冤此三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

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幾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者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害於未萌而反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因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

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十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

二云公於脩唐書最後至局專脩紀至而已列傳則宋尚書其所脩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脩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白舊例脩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

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幾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者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害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範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亟因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

身修紀至 至隆核志
其所以修也 其唐核部 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十人命亦

二云公於脩唐書最後至局專脩紀至而已列傳則宋尚書其所脩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脩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白舊例脩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

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三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吕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吕公擢用希文盛稱

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去削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亦歎曰我亦得罪於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吕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穎州時吕公著為通判為人賢行而深自悔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

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
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
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
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
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
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
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
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凡九事今

亦附于此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々似
聽愁滴顧見案上故帑數幅信手學書樞密院

東廳

一云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
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必好句只求好意余以
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
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
病也近時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
如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

海門西今之文士未必有如此句也學書勿浪
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作詩須多誦古
今人詩不獨詩爾其餘文字盡然

云二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
所以為難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
故事主銜博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
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文
自學者變格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文不惟
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自古異

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
不為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為警絕而揚廣不與薛道
衡解仇於泉下豈荒場所趣止於此耶大風起
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水田飛白鷺陰、
夏木轉黃鸝終非已有又何必區、於攘竊哉
四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
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當不足
耶書十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

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五云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余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汴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十餘年，竟如何哉。六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康文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

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蓄而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七云蕭條淡泊，此難畫者。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遑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否。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自謂好畫者，必不能知此也。

八云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
云睡久氣蒸枕執則轉一方冷處然則其知睡
者耶余謂夜彈琴惟石徽為佳蓋金蟬瑟之
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
宜白石照之無光於目昏者為便介甫知睡真
懶者余知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
攣醫者言惟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謂惟彈琴
為可亦尋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
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

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
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
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
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
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
足而島家柴米俱無誠可笑然二子名稱高於
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有之若
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

八云介甫嘗言夏月盡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
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其知睡
者耶余謂夜彈琴惟石徽為佳蓋金蟬瑟之
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
宜白石照之無光於目昏者為便介甫知睡真
為可亦尋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
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

柴米
米未及改米

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詩人類及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
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
閔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
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
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
足而島家柴米俱無誠可笑然二子名稱高於
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徃有之若
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

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
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之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
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邪往在洛時
嘗見謝希深誦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
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
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
寇萊公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
此特窮相者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句亦
與希深所評者類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為

篇詠者其論如此

右永叔所書九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當時
人謂狀收書之字畫清致多柳誠懸筆法愛而
錄之然其間稱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挂嶺外之
句并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庭筠雞聲茅店月
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韻皆已載於詩話
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
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錄之云
何遜子楚作春渚紀聞云關子明易傳李衛公

對問皆既逸著撰予考之唐藝文志及本朝崇
文總目皆無之子楚之言或然也又云龍城記
乃王銍性之作樹萱錄劉燾無言作予謂性之
之偽作龍城記果不誣而樹萱錄唐書藝文志
小說類自有此名豈無言所作也此書所載諸
事近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絕蓋唐人之善
詩者為之如江聲兼小雨暝色入啼猿竊隱玲
瓏玉花藏縹緲容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網
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等句皆警絕非近人所

能也

墨莊漫錄卷第九

李淳風論辨真玉云其色溫潤常如肥物所染
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
遠沉徐々方盡此真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
參政之孫諭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蟻
缺惟有兩粟大赤黝蓋尸沁也以綿繩掛之繫
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所
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為中都一貴
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也

兩栗

栗陸枝栗錄卷第九

與石見水蒼玉 与下有世字

玉云其色温潤常如肥物所染

敲之其聲清引若金聲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
遠沉徐々方盡此真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
參政之孫諭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蟻
缺惟有兩栗大赤黝蓋尸沁也以綿繩掛之繫
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所
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為中都一貴
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也

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
往往於封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
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
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
無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
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藥夫人夜起
納涼於摩訶池上作洞仙歌今老人能歌之予
今但記其首兩句乃為足之近見李公彥季成

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仙歌冰肌玉骨
自清涼無汗錢唐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
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
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
全載孟蜀王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
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歌枕釵橫雲鬢亂三
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
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
洞仙歌又解后處景色暗相似故彙括稍協律

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歸者
往往於封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
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
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
無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
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藥夫人夜起

封割之際

封陸接封

今老人能歌之予

橫雲髻亂 髻作鬢髮

解后安景色
作近

之近見李公彦季成

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仙歌冰肌玉骨
自清涼無汗錢唐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
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
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
全載孟蜀王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
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歌枕釵橫雲髻亂三
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
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
洞仙歌又解后處景色暗相似故彙括稍協律

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今蓋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琴阮皆樂之雅者也。琴則人多能之。而藝精者亦衆。至阮則人罕有造其妙者。中都盛時有醴泉觀道士王慶之。頗好此樂。同時又有安敏脩者。以此藝供奉上前。徽廟顧遇厚於倫輩二人者。其能相抗。予在京師皆嘗聽之。慶之則間雅多則古曲優逸不迫。敏脩則變移宮徵抑怨取

興雜以新聲。然皆妙手絕藝也。後慶之不知存亡。敏脩被虜北去。未幾竄而南歸。今習阮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劉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嘗賦咸陽二絕云。父老壺漿逆義旗。秦亡誰復為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空。却緣火是秦。火只與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題詠。他詩亦稱是華亭縣有寒穴泉。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並嘗之。不覺有異色。

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今蓋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琴阮皆樂之雅者也。琴則人多能之。而藝精者亦眾。至阮則人罕有造其妙者。中都盛時有醴泉觀道士王慶之頗好此樂。同時又有安敏脩者。以此藝供奉上前。徽廟顧遇厚於倫輩二人。

送新樓作近

能相抗。予在京師皆嘗聽之。慶之則間雅

華亭好勇拙行

山優逸不迫。敏脩則變移宮徵抑怨取

興雜以新聲。然皆妙手絕藝也。後慶之不知存亡。敏脩被虜北去。未幾竄而南歸。今習阮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劉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嘗賦咸陽二絕云。父老壺漿逆義旗。秦亡誰復為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空。却緣火是秦。火只與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題詠。他詩亦稱是華亭縣有寒穴泉。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並嘗之不覺有異色。

人知者亦少。王荆公嘗有詩云：神震列冰霜，高
穴與雲平。空山澗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
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西京牡丹聞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
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拱，悉以竹筒
貯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
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效洛
陽，亦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為人頗病之。
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

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
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為姦，乃揚州大害，
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之為政，惠利
於民，率皆類此。民到于今稱之。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
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休，曾祝沉豪牛，歎玉大
宛兒。凡此事，四皆出此書也。曾故彥和博學之
士，予先君有此書，彥知借往，讎校乃題其後云：
晉中書監令荀公曾和嶠所上萬文穆天子

上萬文 萬陸校古

古刻本注

知維揚日 效果亦

和嶠 作知嶠

正遇花時 吏白舊例

人知者亦少。王荆公嘗有詩云：神震列冰霜。高
穴與雲平。空山澗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
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西京牡丹聞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
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拱。悉以竹筒
貯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
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效洛
陽人。下高宅。會其多歲。歲循習。而為人頗病之。
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
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為姦。乃揚州大害。
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之為政。惠利
於民。率皆類此。民到于今稱之。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
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休。曾祝沉豪牛。歎玉大
宛兒。凡此事四。皆出此書也。曾故彥和博學之
士。予先君有此書。彥知借往。讎校乃題其後云。
晉中書監令荀公曾和嶠所上萬文。穆天子

傳六卷即太康二年汲
不人準盜發魏襄王墓
所傳竹書也按束皙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
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
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曾
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
蓋併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
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氏之吟
黃澤之謠黃竹之詩其辭皆雅馴可喜又如虎

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博異聞矣嘗考漢書
地理志京北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
京北之鄭先儒謂之西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
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
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于西
鄭不得以封威公初威公為周司徒王室作亂
故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
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
以為鄭威公無封京北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

京北

北陸校地

世氏之吟 凡作民

竹之詩其辭皆雅馴可喜又如虎

傳六卷即太康二年汲
 下人隼盜發魏襄王墓
 所傳竹書也按束皙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
 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
 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
 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曾
 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
 蓋并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

地理志京北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
 京北之鄭先儒謂之西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
 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
 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于西
 鄭不得以封威公初威公為周司徒王室作亂
 故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
 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
 以為鄭威公無封京北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

以下無西鄭之事瓚說非也今按此書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書天子入於南鄭蓋瓚之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鄭來謂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瓚即校書郎中傳瓚乃公曾嶠所部校穆天子傳官屬也故因取此傳以注漢書然傳稱南鄭瓚西鄭所未詳其所以異豈近世傳寫之誤耶漢中之鄭為南鄭不應京兆之鄭復稱南鄭其稱西鄭乃以圃鄭為東耳西鄭穆王出遊反必入焉馬豈非以

其所都故耶設非王都亦圻內近地也邦家皆在疆地畿內諸侯當在邦都其內為縣又其內為削則西鄭之於鎬京殆可為公邑而已亦不足以為國也且是時已有圃鄭矣則不必因威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如瓚之說亦豈全非哉今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

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紉謂之忘作

故周美成秋藥香詞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
迎面。午粧粉指印。腮痕。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
日停針線。採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蘆影參差
蒲院。予見張籍吳楚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
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
下行。方知唐時已有此忌。循習至今也。
李傳宣和間任太府卿。因職事。陞對徽宗。問曰
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
可具以進。傳曰。陛下聖德廣淵。睿知日新。學有

緝熙于光明。以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
臣具術以聞。明日方進曰。臣聞內觀所以養其
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其火爐鼎。日炎神水華
地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
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甚易。行以
簡以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
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
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
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負人所以住世。故丹元

故周美成秋葉香詞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
迎面。午粧粉指印腮痕。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
日停針線。採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蘆影參差
蒲院。予見張籍吳楚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
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
下行。方知唐時已有此忌。循習至今也。

以雖不學以陸校臣
內觀照下陸校補存其心也外觀所以字
其火爐其唐於真
非水華地地唐校也

可具以進傳曰陛下聖德廣淵睿知日新學有

緝熙于光明以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
臣具術以聞明日方進曰臣聞內觀所以養其
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其火爐鼎日炎神水華
地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
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甚易行以
簡以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
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
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
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負人所以住世故丹元

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
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斂氣住則主氣耗則減
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
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燕納乎故曰一
燕二燕雲蒸雨至三燕四燕內景充實七燕九
燕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
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
其繁紊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于篇上篇曰
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先

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主腰而
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清氣
氣極則生腰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
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
開口以吹字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
三次是謂進火一周天俟氣調勻然後行水下
篇曰進水候進火畢中取鼻涕口中液聚為一
多多多益辨俟甘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
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

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
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斂氣住則主氣耗則減
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
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燕納乎故曰一
燕二燕雲蒸雨至三燕四燕內景充實七燕九
燕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既濟則內丹成可
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

內藏五藏

內藏唐板內觀

緊多字多作字

開以吹字出之字作字

午前右於五更初陽盛時先

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主腰而
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清氣
氣極則生腰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
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
開口以吹字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
三次是謂進火一周天俟氣調勻然後行水下
篇曰進水候進火畢中取鼻涕口中液聚為一
多多多益辨俟甘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
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

每一嚙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為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叙曰五行水火為初人生水火為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真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十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為真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

或云虞謨君明脩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擬効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為妙王履道皇帝閣云彤霞倩霧繞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別。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閣云玉燕翩翩入髻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驂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又皇后閣云藥笈琅函愛祕文。清虛道合玉宸君。瑤臺夜靜朝真久。金屋春寒閱

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為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撮行履自如後叙曰五行水火為初人生水火為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真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十二百歲壽比彭

多進火行水

進度核道

道

見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

十二百歲壽比彭

十二百歲

十度核道

人矣微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

說(葉及琅函)作藥及琅函

行之者不能悠久耳

或云虞謨君明脩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

擬効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

為妙王履道皇帝閣云彤霞倩霧繞繞觚稜樓

雪融銀滴半層別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

燈妃嬪閣云玉燕翩翩入髻雲花風初掠縷金

裙神霄宮裏驂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

年所進也又皇后閣云藥笈琅函愛秘文清虛

道合玉宸君瑤臺夜靜朝真久金屋春寒閱

錄勤妃嬪閤云。瞳矐曉日上金鋪。的皪春冰泮
玉壺。繡戶綠牕塵不到。凝酥點就。輞川箇。重和
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也。
徐適子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
寧二年。為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闕喜錫宴於
瓊林苑。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
為羣娼所求。惟適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
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
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

廣德軍謝事而歸

予四明同僚嚴致明。養正靖康丙午歲。任廣德
軍。建平尉。任滿入城。批書館于郡之開化寺。一
夕夢一婦人。麗容絳服。來訴曰。妾四明人也。久
寓於此。未有所歸。惟君子哀之。為我謀所舍。意
若求葬也。曉寤。詢諸寺僧。有云。政和間。池陽人
彭汝雲為郡從事。其子婦張氏死。乃殯于城西
明教院。其後改院為神霄宮。徙其徒入此寺。併
移其柩於此。僧輩常有見之者。不以為怪。嚴頗

錄勤妃嬪問云。瞳矐曉日上金鋪。的皪春冰泮
玉壺。繡戶綠牕塵不到。凝酥點就輞川面。重和
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也。
徐適子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
寧二年。為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闕喜錫宴於
瓊林苑。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
為羣娼所求。惟適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
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
作賜宴
畫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

廣德軍謝事而歸

予四明同僚嚴致明。養正靖康丙午歲。任廣德
軍。建平尉。任滿入城。批書館于郡之開化寺。一
夕夢一婦人。麗容絳服。來訴曰。妾四明人也。久
寓於此。未有所歸。惟君子哀之。為我謀所舍。意
若求葬也。曉寤。詢諸寺僧。有云。政和間。池陽人
彭汝雲為郡從事。其子婦張氏死。乃殯于城西
明教院。其後改院為神霄宮。徙其徙入此寺。併
移其柩於此。僧輩常有見之者。不以為怪。嚴頗

疑之未幾考課事竟將返馬時赴郡官會暨歸
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于帳前泣訴曰
知君戒行有日前懇何如又有云欲竭奴心誓
殫素志嚴恍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其語
翌日復詢彭氏則亦亡矣乃為祭酹而祝之曰
此剝館之客膺至鼎來不知其幾何人胡不許
之乃獨告於我乎然我貧無力曷以副汝之請
當遍告諸有位者庶有成焉時崔頌成美為簽
判乃率同僚出金旦令廣德邑宰擅佾庭季辨

集之為作佛事葬於城西橫山之陽仍書其事
刊石納壙中檀與彭蓋鄉人故亦樂為之
枸杞神藥也脩真之士服食多升仙歲久者根
如犬形夜能鳴吠羅浮山記云山有枸杞樹
大三四圍高二丈餘時有赤犬見於其下夜聞
其吠今所至有之但鮮得枝幹大者予外氏家
唐州第宅之盛甲於漢上宅東有園古東南城
之一隅城上下枸杞甚茂枝幹有如盃盃者春
時嫩條如指甘美無復苦味一日因欲地骨皮

疑之未幾考課事竟將返馬時赴郡官會暨歸
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于帳前泣訴曰
知君戒行有日前懇何如又有云欲竭奴心誓
殫素志嚴恍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其語
翌日復詢彭氏則亦亡矣乃為祭酹而祝之曰
此剝館之客屬至鼎來不知其幾何人胡不許
旦令旦陸存且
山山陸存山上
乃古東南城古唐故在
廣德邑宰擅侑庭季辨

集之為作佛事葬於城西橫山之陽仍書其事
刊石納壙中檀與彭蓋鄉人故亦樂為之
枸杞神藥也脩真之士服食多升仙歲久者根
如犬形夜能鳴吠羅浮山記云山有枸杞樹
大三四圍高二丈餘時有赤犬見於其下夜聞
其吠今所至有之但鮮得枝幹大者予外氏家
唐州第宅之盛甲於漢上宅東有園古東南城
之一隅城上下枸杞甚茂枝幹有如盃盃者春
時嫩條如指甘美無復苦味一日因欲地骨皮

入藥子與表弟季任命僕斲之初深三二尺根
已如椽又深鋤之其下形如一犬頭足悉具唯
一足差細其嫩皮厚寸許伯舅順菴見之嘆惋
曰惜乎靈物為二子所發使其歲月益深必亦
能狺狺而吠矣治其皮得數斤諸君爭取之而
盡後予因觀曲轅先生崔公度伯易所進枸杞
詩序云臣昔聞隱君子言枸杞數百歲根類生
物得而食之定顏長年後閱仙書數有驗者嘗
與道士宇文希真遊南岳朱陵洞天過古蘭若

基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
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巖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
音也臣憶舊說黎明祈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
皆曰彼婆婆娑出衆榮者是也臣與希真將前客
急止曰此神物也側常有蛇虎守護必待有道
之士以歸吾等無得輒近自是每念之或入他
山中過樵蘇必訪焉聞云徃徃有見但若在深
絕不可到之地元豐己未三月陛下親策進士
集英殿三館故事臣得寓直殿廊入左銀臺門

入藥子與表弟季任命僕斲之初深三二尺根
已如椽又深鋤之其下形如一犬頭足悉具唯
一足差細其嫩皮厚寸許伯舅順菡見之嘆惋
曰惜乎靈物為二子所發使其歲月益深必亦
能狺狺而吠矣治其皮得數斤諸君爭取之而
盡後予因觀曲轅先生崔公度伯易所進枸杞
詩序云臣昔聞隱君子言枸杞數百歲根類生
子與表弟季陸校予之定願長年後閱仙書數有驗者嘗
若石作能若陸校若

基野客留宿庵下有聞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
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巖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
音也臣憶舊說黎明祈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
皆曰彼婆娑出衆榮者是也臣與希真將前客
急止曰此神物也側常有蛇虎守護必待有道
之士以歸吾等無得輒近自是每念之或入他
山中過樵蘇必訪焉間云徃徃有見但若在深
絕不可到之地元豐己未三月陛下親策進士
集英殿三館故事臣得寓直殿廊入左銀臺門

少西十許步、御溝之上、有若洞天、所望就視、則
枸杞也、其本圍志有尺、右紐而連理、臣亟詢衛
士高年者、對曰、聞天聖前尤盛、此荐出者、苗耳、
臣益悚然、竊語同舍、或曰、是雖可~~進~~而其為祕
也、曾城仙山神壑之嚴乎、既而嘆曰、下誠有物
耶、孕天地陰陽之至和、隱端然不可輒致之神
今乃自幸記宮槐禁柳之列、備一時洒掃之觀、
是豈浪出而徒然耶、偶臣屬殊方、士採製餌服
之、節度未得相與、拊舞歡呼、隨方年之觴、一拱

吾君亦臣子、心願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因
感而成詩、姑有待焉、云云予因是知一物生得
其地、乃爾悠久、彼南嶽之叢、與銀臺之本、雖遠
近之有殊、其為深根固蒂、無芟之翦、患則所託
者同也、予方山居小隱、當蔭百本、以供擷、芣雖
未能擬西河汝子之壽、亦足豐天隨子之七、挾
也、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瑤津亭、
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

少西十許步、御溝之上、有若洞天、所望就視、則
枸杞也、其本圍志有尺、右紐而連理、臣亟詢衛
士高年者、對曰、聞天聖前、尤盛、此荐出者、苗耳、
臣益悚然、竊語同舍、或曰、是雖可~~進~~而其為祕
也、曾滅仙山神壑之嚴采、既而嘆曰、下誠有物
耶、孕天地陰陽之至和、隱端然不可輒致之神
今乃自幸、記宮槐禁柳之列、備一時洒掃之觀、
西河女子杜八十老人者、老人是其子、因不修、偶殊方士採製餌服、
真以致衰老怒而杖之、
唐校在七拱也、後林舞散呼隨、方年之觴、一拱

志有咫、志隆、臣子心願、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因
西河女子、杜唐校也、

其地乃爾、悠久、彼南嶽之叢、與銀臺之本、雖遠
近之有殊、其為深根固蒂、無芟之翦、患則所託
者同也、予方山居小隱、當蔭百本、以供擷、芼、雖
未能擬西河女子之壽、亦足豐天隨子之七、挾
也、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瑤津亭、
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

異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
悅求其像於佛閣下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元
絳厚之時為叅政作喜雨詩王禹玉和其韻云
紫殿宵祈感醒憂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
雲常聚法徧諸天雨自流作彌為霖孤宿望神
僧吐霧應精求云時臺省館閣悉和之崔伯
易云陽亢彌春帝為愁比丘龍起睽神州慈雲
徧覆諸天潤惠澤相和萬國流云人多稱之
崔伯陽熙寧二年為國子監直講嘗著熙寧稽古

一法百利論五卷逾萬言槩以久任為要上之
召對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徧歷清要矣予嘗
求是書於其家今亦亡矣惜乎不見於世以此
知古人著述亡逸不傳者多矣同時又有臨川
吳孝宗子經嘗著三書一曰法語二曰先志三
曰巷議舊嘗傳於其姪道宗夢協亦亡於兵火
子經子母之從叔也今聞其從孫家尚有本當
復傳之

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

養生主其稍勁烈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
不沁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
之清獨遊云烏攬春祠敏鳶窺野燒癡醉眠云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間
八月秋霜嚴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變後魯叟
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
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
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槁還芳叢只因人老
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比興殊新奇也

王直方立之父名棧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
妍麗王嘗以臘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五絕
謝之云有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李翁方叔嘗飲襄陽沈氏家醉中題侍兒小瑩
裙帶云旋剪香羅到地垂嬌紅嫩綠寫珠璣花
前欲作重重結繫定春光不放歸後小瑩歸郭
汲使君家更名艷瓊尚存也他日詢之乃襄陽
士族家女遂嫁之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

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藍，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蘂除作柵屋圍幃，復張青帟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十金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予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於內府，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

者不可為常，倘他時復來索此品，何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為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予妹史王從一太初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永明中，上數游幸諸苑園，載宮人從車，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

於景陽樓上、應五鼓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鐘、有自矣、予以謂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罷、乃相繼而鳴、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沈遼、睿達以書得名、楷隸皆妙、嘗自湖南泛江北歸、舟過富池、值大風波濤、駭怒舟師失措、幾

溺者屢矣、富池有吳將甘寧廟、往來者必祭焉、睿達遙望其祠、以誠禱之、風果小息、乃得維岸、乃述寧仕吳之奇謀忠節、作贊以揚靈、盛而答神之體、自作楷法大軸、以留廟中、而去其後、乃為遇客好事者取之、是夜夢於郡守、趣使還之、明日守使人訊其事、果得之、復昇廟、令掌之、近聞今亦不存矣、

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迹、嘗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悼悵作

詩而歸郡人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
獻子蒼云見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遺文至白頭
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嘗見水
人猶惡鷗有危棲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
風悵望古城樓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
也故東坡長短句云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
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
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
順沂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甫有寄岳

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則此
真敗魏軍之地也

酴醿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
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為酴醿品一花小而繁小
板而擅心者為木香題詠者多嘗記范周無外
云暖風吹麝入鈿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
寒香泣露也應和月怨梨花韓維持國云平生
為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架風每恐春歸有遺
恨典刑元在酒杯中未若張文潛云紫皇寶輅

詩而歸郡人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
獻子蒼云見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遺文至白頭
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嘗見水
人猶惡鷗有危棲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
風悵望古城樓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
也故東坡長短句云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
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
順浙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甫有寄岳

沂流

沂唐棣

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

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則此
真敗魏軍之地也

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
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為酴醾品一花小而繁小
板而檀心者為木香題詠者多嘗記范周無外
云暖風吹麝入鈿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
寒香泣露也應和月怨梨花韓維持國云平生
為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架風每恐春歸有遺
恨典刑元在酒杯中未若張文潛云紫皇寶輅

張珠憶玉女熏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
間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黃魯直云漢宮嬌額
半塗黃入骨濃薰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倚
欄偷舞白霓裳

墨莊漫錄卷第九

墨莊漫錄卷第十

崔伯易書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
中今無此集近讀曲轅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
所聞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娶宗
室女得官于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迺寓其家
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費金繒數百千南適前唐
道出晉陵艤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
乃危坐舷上頓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
被髮持兩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

張珠攄玉女熏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
間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黃魯直云漢宮嬌額
半塗黃入骨濃薰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倚
欄偷舞白霓裳

墨莊漫錄卷第九

前唐

前唐夜錢錄卷第十

崔伯易書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

中今無此集近讀曲轅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
所聞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娶宗
室女得官于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迺寓其家
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費金繒數百千南適前唐
道出晉陵艤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
乃危坐舷上頓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
被髮持兩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

鳳冠曳蛟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目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仇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報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

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笑、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竹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解、后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兄子知之、女子曰、我言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倘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劔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劔鏡耳、精與

鳳冠曳蛟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
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
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
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仇
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
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
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
第以我故、我原本作戒、序後裁、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
時、檢閱、因原作、開唐衣門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

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笑
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竹林中、不見、將掩
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
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解、后而遽往者
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
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兄子知之、女子曰、我言
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
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倘鬼則必有所畏
矣、因出劔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劔鏡耳、精與

鬼則畏夫。劔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劔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為變者也。以偽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決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

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摠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後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轅先生又嘗作傳記陳明遠再生事云：明遠，陳氏字也。名公闢，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游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于南院。明遠遠浮盂，自西廂趨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

鬼則畏夫。劔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劔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為變者也。以偽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也。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

陳氏字

也字

嘗與君子決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

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

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摠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後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轅先生又嘗作傳記陳明遠再生事云：明遠，陳氏字也。名公闢，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游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于南院，明遠遠浮菴，自西廂趨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

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者僧細諷自若明遠從後聽之疑其光從日所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之以歸明旦取映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徑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斂覺其體復

溫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反驚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至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大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如族命者須臾坐卒盡起擎跪明遠回視一僧乘虛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音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掙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

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遽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者僧細諷自若明遠後後聽之疑其光從日所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喜受之以歸明旦取映日則無復

光陰者或謂極字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斂覺其體復

共
至

溫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反驚明遠自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至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大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如殛命者須臾坐卒盡起擎跪明遠回視一僧乘虛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音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掙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

祈之僧顧卒取文書略視徐曰府君知耶終欲
入門而聞府中呼應甚遽有二人服紫服朱趨
出迎之其侍衛之盛若世之達官二人禮僧極
恭僧衛語二人愈喜旁睨明遠若夙有罪者僧
呼明遠前使自懺悔俄二人詔吏聽還二人亦
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季父鉞鉞
太學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家事
云我當錄寃簿三年纔二年尔非佳職也尔歸
持尊勝七俱胝呪祈以免我又有一故服藏某處

幸焚之遺我寄聲親戚如平生復告明遠言世
之人寃慎勿復復之後勢如索綯焉若有迨百
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最多而簿書期
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
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
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虫悉能人言與囚
對辨群吏見僧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鎖左右
文書沒其首口嘗囁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讞
輕重不當又鞭之其餘幾壞明遠竊視之乃其

表舅鄭生生為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餘年
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向僧且目明遠僧笑少以
杖指之鑠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囁嚅出血也
未已也人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
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
食耳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前大河上虹橋
蜿蜒望彼岸城府樓觀煙霧出其上明遠請往
觀焉僧不許曰子過此無復歸矣亟隨僧趨東
南來井間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似欲雨

時而途中所遇往、皆昔嘗所見危冠大馬出
處前後吏卒替更而迭趨人指以為名勢挾侈
快意不屈之士皆赳赳狼狽狀若為物所迫甚
者咨嗟涕淚悔快自意擲求有以亡匿而不可
得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思始來時則
無有也明遠憂不能渡僧乃執杖端以末授明
遠而導之始涉亦甚淺中流明遠失據將溺因
驚呼而甦明遠之復生也桎縛之跡隱然在臂
家人持葷飲餉之雖數十年輒掩鼻急遣去瞻

表舅鄭生生為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餘年
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向僧且目明遠僧笑少以
杖指之鑠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囁嚅出血也
未已也人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
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
食耳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前大河上虹橋
蜿蜒望彼岸城府樓觀煙霧出其上明遠請往
南來井問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燥似欲雨

也未已也

也唐校別許曰子過此無復歸矣亟隨僧趨東

時而途中所遇往、皆昔嘗所見危冠大馬出
處前後吏卒替更而迭趨人指以為名勢挾侈
快意不屈之士皆趨趨狼狽狀若為物所迫甚
者咨嗟涕淚悔快自意擲求有以亡匿而不可
得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思始來時則
無有也明遠憂不能渡僧乃執杖端以末授明
遠而導之始涉亦甚淺中流明遠失據將溺因
驚呼而甦明遠之復生也桎縛之跡隱然在臂
家人持葷飲餉之雖數十年輒掩鼻急遣去瞻

視問僧已在室中香氣異常親族齋戒祈見者
必暫觀裙袖杖屨而已僧自是日以先授經義
教明遠對其情品說一切世間所有之法即心
是佛煩惱塵勞究竟虛妄其音靚圓若霜鐘在
庭戶外之人一歷耳驩然自信終身不能忘其
聲每謂明遠曰吾即詣某寺齋既去食頃復還
又言某氏齋私飲某僧酒猶不齋耳他時為之
未免有罪時多疑以僧伽太師者明遠請焉僧
曰僧伽吾師也幾一月明遠軀體復壯僧告去

曰後十四年吾待子於祖山明遠問祖山曰廬
阜遂去陳氏後求鉢故衣果得於其處緇徒呪
而火之明遠母素好釋氏悉疏其齋雖遠數百
里必使人驗之明遠并告以顏狀具言有是尔
飲僧家聞之終身不飲酒然明遠嚮所懺之罪
今反不復能記豈昔偶萌之於心不自引悔而
神道已錄以為非耶抑他生所為不復自省而
幽冥記人功過誅賞有時而宴安人之苟為得
以自將則跬步之間不可以為恐懼耶至和三

年八月明遠歸莆田以故人訪予且出所授經
具道其事欲予記之予固已恠其人爽辯謙畏
不類向時其志真若有所得然未暇從其請也
今年其兄公輔調官京師特過予復以為言予
與公輔游十五年矣今亦稱其弟所為如予嘗
所恠者則明遠由是而有聞倘求之益勤修之
益明守其語言不為富貴貧賤毀譽之所遷則
其所至也豈易量哉因起舊筆直載始末明遠
所述蓋多其間有与佛經外史若世人已傳之

事略相同者不復更錄明遠父名鏞今為尚書
都官郎中通判廣州曲轅子記予觀崔公所記
抑亦異矣彼鄭生者以法自名而獲罪若是吁
可畏哉三尺者輕重不可踰而法家流鮮思寡
恕多論刻苟容於心已不逃於陰譴矣若能平
反明慎天必以善應之臨政者於淑問詳讞寧
可忽諸

襄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
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

尼作殿求良工畫繪有夫婦携一女子應命其
尼以扇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
開戶閱其無人有二白鴿翻然飛去視壁間聖
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
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
武生者獨能模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
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
正長一尺寬以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
尺加菩薩面忽果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墮損

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禦
侮於像法事者怒其慢瀆耳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任
政府暇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凡九事
乃抄為之人因載于此

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蔡邕作飛
白是八分字耳是以古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
衛恒作散隸是用飛白筆作隸字也故又云散
隸終是飛白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小

小鈔刻之陰或刻隸字也許昌群臣勸進與受
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
為隸書而不知隸書乃會正書耳世俗亦徃徃
從而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
為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耶嗚呼目前
淺近之事畧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
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顧欲與其論書學之本與
用筆作字之微妙旨遠而意深者安可得哉蓋
不翅於以鍾鼓樂鷄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

類此者多矣

二云書者六藝之一古人列之於學以相傳授
則學者始習之已盡詳知其規矩法度與所以
為書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戰國
秦漢以來其學猶未絕也故學者尚有前世之
風烈至於名家乃多父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
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衛索王庾諸人是也會
之於繇真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將鴈行矣
三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叅政所収

小鈇刻之陰或刻隸字也許昌群臣勸進與受
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
為隸書而不知隸書乃會正書耳世俗亦徃徃
從而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
為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耶嗚呼因前
淺近之事畧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
不可指示之如此耶顧欲與其論書學之本與
不翅於以鍾鼓樂鷄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

小鈇

鈇隸有碑

乃會正也

會隸有今

類此者多矣

二云書者六藝之一古人列之於學以相傳授
則學者始習之已盡詳知其規矩法度與所以
為書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戰國
秦漢以來其學猶未絕也故學者尚有前世之
風烈至於名家乃多父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
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衛索王庾諸人是也會
之於繇真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將鴈行矣
三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叅政所収

古書畫盡付幼子掌之既薨諸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後叅改之幼子官洪州卒官因不歸其子幼弱已而遂絕書畫皆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爾然足以多甲士族也使其在者不知其當如何也必有魏晉名迹矣惜哉

四云宣州筆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筆擇毫淨捲心圓便是工夫鋒之長短尖齊在臨時耳處

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無他竒也

五云張侍禁筆甚佳一管小字筆寫二十萬字尚寫字如此是少比也盧管使十倍不及是其手生也凡習熟之與生疎豈不相遠哉學書須先曉規矩法度然後精苦功勤自入能品能之至極心悟妙理心手相應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無所適而非妙者妙之極也由妙入神無復蹤跡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曉規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於心悟而

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至於神要之不可
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
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矣力在手中而不在
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
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學佛者悟
吾此語可以撒手到家矣妙哉妙哉真至理也
六云吾每論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
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分若直尔低頭就其
其規矩之內不免為之奴矣縱復脫洒至妙猶當

在子孫之列耳不能鴈行也况於抗行乎此非
苟為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禪家有云見過於師
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手德悟此語者乃能
曉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字學廢絕數百千年
之後欲興起之以繼古人之迹非至強神悟不
能至也

七云學書須先極取骨力骨力充盈有羨乃漸
變化收藏至於潛伏不露始為精妙若直尔暴
露便是柳公權之比張筋努骨如角觝武夫不

足道也

八云楊小漕言其兄宦江夏有一道人自稱呂元圭時時延之學院中二姪幼小頗勤待之或言事往、有驗一日忽再三言去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時從人亦不甚留之暫尔往渡江去人但訝其所謂惡人者何也是夜忽然提刑喻君陟至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風一日行六七程徑至岸下耳喻至則遣人訪求呂不見蹤跡喻乃素自密問得與一人往還至熟呼之

至即岑文秀也詰其所得云無有喻以聲色且將答之岑終言無喻不信遣熟事吏往搜其家乃於神堂壁中得所與岑長歌一首是言內事岑乃云呂實付此詩云汝今未曉異日當為子詳說之喻乃云呂即呂先生也其名元圭是解拆先生二字耳亦不知其定如何也众乃悟所謂惡人者指喻耳是恐其迫逼求之也

九云吾今日取君謨墨迹觀之益見其學之精勤但未得微意尔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筆嫩

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謝唐人李達中學書宗王
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氣特甚蓋其初出於學
張從中而已君謨少年時乃師周越中始知其
非而變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易其能變之至此
也吾君少年時便學書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
學者常立意若未見鍾王妙蹟終不妄學故不
學耳比見之則已遲晚故陪學皆遲今但恐手
中少力耳若手中不乏力不甚疲倦更二十年
決至熟妙處此須常精勤乃可若不極精勤亦

不能至也凡學者可以不自勉乎元祐六年十
一月五日京西齋東牕大滌翁書時小至後一
日也

重和戊戌歲平江府盤門外大和宮相近耕夫
數人穴一冢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寬如處屋
然復有數門皆扃鑰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
鴈足鐙之類以銅為也欲貸之熟視之乃金因
紛爭至官時應安道逢原為郡守盡令追索元
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

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謝唐人李達中學書宗王
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氣特甚蓋其初出於學
張從中而已君謨少年時乃師周越中始知其
非而變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易其能變之至此
也吾君少年時便學書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
學者常立意若未見鍾王妙蹟終不妄學故不
比見之則已遲晚故陪學皆遲今但恐手
去不達 達陸存達
從中 中陸存中 動耳若手中不乏力不甚疲更二十年
不易其能 易陸存意
吾君少年 君陸存者

不能至也凡學者可以不自勉乎元祐六年十
一月五日京西齋東牕大滌翁書時小至後一
日也

重和戊戌歲平江府盤門外大和宮相近耕夫
數人穴一冢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寬如處屋
然復有數門皆高鑄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
鴈足鐙之類以銅為也欲貸之熟視之乃金因
紛爭至官時應安道逢原為郡守盡令追索元
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

中四壁皆繪畫嬪御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奇
妙有一祕香色爐其中灰炭尚存焉諸卒爭取
破之冢之頂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
見棺柩意其在重室內也又得數器而出乃掩
之後考圖經云吳孫破虜聖之墓也然考之吳
志堅薨葬曲阿未詳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錄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
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洙為守盛冬濃霜
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政和丙申歲先君為其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
下方州儀真學中建大樂庫屋積新瓦于地一
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
海棠寒蘆水藻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
安世為太守諷學中畫繪以瑞為言欲諛于朝
先君不從乃已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詩公極喜之嘗有詠
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
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

中四壁皆繪畫。畫嬪御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奇，妙有一秘，香色燼。其中灰炭尚存焉。諸卒爭取破之，冢之頂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見棺柩，意其在重室內也。又得數器而出，乃掩之。後考畫經云：吳孫破虜聖之墓也。然考之吳志，堅薨葬曲阿，未詳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錄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

畫

皆字未及刪

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政和丙申歲，先君為其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下方州，儀真學中建大樂庫，屋積新瓦于地，一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海棠、寒蘆、水藻、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安世為太守，諷學中畫，繪以瑞為言，欲諛于朝，先君不從，乃已。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詩，公極喜之，嘗有詠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

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玉孫去。買
斷金釵十二愁。為人所稱賞。

世畫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壁德操題其
上云白骨纖、巧畫眉。弱體楚、被羅衣。手持
紈扇空相對。笑殺傍觀自不知。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曠士宇叔
益令時毓之皆有篇什聞于時然近屬環衛中
能翰墨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長短句嘗見
十許篇於王之孫不可皆可儷作者不能盡載

如上元扈蹕作瑤臺第一會云嶰管聲催人報
道常娥步月來鳳燈鸞炬寒輕簾箔光泛樓臺
萬年正春未老更旁卿日月蓬萊從仙仗看星
河銀界錦繡天街歡陪千官萬騎九霄人在五
雲堆赭袍光裏星毬宛轉花影徘徊未央宮漏
永散異香龍闕崔嵬翠輿回奏仙韶歌吹寶殿
樽罍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熙、之象恍然在

夢寐間也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

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玉孫去。買
斷金釵十二愁。為人所稱賞。

世畫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壁德操題其
上云白骨纖、巧畫眉。鬪髀楚、被羅衣。手持
純扇空相對。笑殺傍觀自不知。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曠士宇叔
益令時毓之皆有篇什聞于時然近屬環衛中

陸上德持陸陸有饒尤多如嗣獲王仲御喜作長短句嘗見
合時時陸叔時
十言篇於王之孫不可皆可儷作者不能盡載

如上元扈蹕作瑤臺第一會云。嶰管聲催人報
道常娥步月來。鳳燈鸞炬寒輕簾箔光泛樓臺
萬年正春未老更旁知日月蓬萊從仙仗看星
河銀界錦繡天街歡陪千官萬騎九霄人在五
雲堆赭袍光裏星毬宛轉花影徘徊未央宮漏
永散異香龍闕崔嵬翠輿回奏仙韶歌吹寶殿
樽罍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熙之象恍然在
夢寐間也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

縣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我今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

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肖其容狀州縣以緯別無功績不敢聞于朝而鄉人歲時但即其墓而祭之爾

宋宣獻公綬官梅詩云闌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識春之語也

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也山谷殊歎惜之其家蓋閭閻細民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

縣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我今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

未及於凡字

春風之語

通廣州叔

來其言如是衆方悲

駭知緯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

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肖其容狀州縣以緯別無功績不敢聞于朝而鄉人歲時但即其墓而祭之爾

宋宣獻公綬官梅詩云闌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識春之語也

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度年方笄也山谷殊歎惜之其家蓋閭閻細民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

谷因和荆南太守馬城。中玉水仙花詩有云。於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盖有感而作。後數年。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頓挫。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濟州士人鄧御夫。字從義。隱居不仕。嘗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種時耘穫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要術。尤為詳備。濟守王子韶嘗上其書於朝。今未見傳於世。當訪於藏書之家。

或有見者。

王禹偁元之。久為後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為主文。常在誠闈。戲書考簿後云。黃州才藻舊詞臣。幾嘆門生未有人。自笑晚遊金馬客。曾來三鑠貢闈春。

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畫殊有宮禁富貴氣。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時。黃魯直謫宜州。過而見之。歎愛彌日。

大書一詩於黃素上。之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急。薄粧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絃不歡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其畫後歸禁中。而詩不見於集也。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林宴。謝頌水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之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聖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盃。

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

韓子蒼與曾公衮吳思道戲作冷語。子蒼云。石崖蔽天雪塞空。萬仞陰壑號悲風。纖絺不御當玄冬。霜寒墜落冰谿中。斲冰直侵河伯宮。未若冷語清心骨。公衮云。萬山雲雪陰霾空。千林霧霏水搖風。凍河徹底連三冬。嘉平曉獵峭函中。十二律呂相與宮。安得此候疏煩骨。思道云。御柳陰森蔽烟空。尚記玉宇來清風。月旁九霄凜如冬。露下紫薇花影中。長哦白雪明光宮。眾泉

大書一詩於黃素上。之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
兼。髻重髮根急。薄粧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絃
不歡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其畫後歸禁
中。而詩不見於集也。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
友榜瓊林宴。謝頌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
而允青。尋除頌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

出雅

出陸放

受命

受命之榮

之榮。因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

至聖

至聖之

至聖之。漸至。聖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盃

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

韓子蒼與曾公衮吳思道戲作冷語。子蒼云。石
崖蔽天雪塞空。萬仞陰壑號悲風。纖絳不御當
玄冬。霜寒墜落水谿中。斲冰直侵河伯宮。未若
冷語清心骨。公衮云。萬山雲雪陰霾空。千林霧
霏水搖風。凍河徹底連三冬。嘉平曉獵峭函中。
十二律呂相與宮。安得此候疏煩骨。思道云。御
柳陰森蔽烟空。尚記玉宇來清風。月旁九霄凜
如冬。露下紫薇花影中。長哦白雪明光宮。眾泉

湧此方卷帛。此格起於晉人之危語也。湯泉有處甚多。多大熱而氣烈。乃硫黃湯也。唯利州褒禪山相近。地名平病鎮。湯泉溫溫可探。而不作臭氣。云是朱砂湯也。人傳昔有兩美人來浴。既去。異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過浴池上。作詩云。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記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異今昔。曾經美女卸金鈿。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

身乃漢工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此又云長趺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交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予少年在襄陽。見曾絃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典若劉夢得。作連州所壁記云。環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歐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深涼。颶城壓潁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逗谷。化為鮮雲。蓋前人所未道者。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可殫舉。學為文者不可

湧此方卷胃。此格起於晉人之危語也。

湯泉有處甚多。多。大熱而氣烈，乃硫黃湯也。唯

利州褒禪山相近。地名平病鎮。湯泉溫溫可探，

而不作臭氣。云是朱砂湯也。人傳昔有兩美

人來浴，既去，異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過浴

池上，作詩云：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記荒山結勝

交。其是。昔經美女卸金鈿。

典著別多得。典陸放。長。跌。陸。放。跌。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

海風吹。歐。陸。放。歐。面東王君公事，而硯北

身乃漢工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

硯北，此又云長趺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

交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予

少年在襄陽見曾絃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者

典若劉夢得作連州所壁記云，環環峯密林激

清，儲陰海風歐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深

涼，颶城塵頽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

襲山逗谷化為鮮雲，蓋前人所未道者，不獨此

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可槩舉，學為文者不可

不成誦也

墨莊漫錄卷第十終

裨官小說雖曰無關治亂然所書者必勸善懲
惡之事亦不爲無補於世也唐人所著小說家
流不啻數百家後史官採摭者甚衆然復有一
種皆神恠茫昧肆爲詭誕如玄恠錄河東記會
昌解頤錄纂異之類蓋才士寓言以逞辭皆亡
是公烏有先生之比無足取焉近世諸公所紀
可觀而傳者如楊文公談苑歐文忠公歸田錄
沈存中筆談蘇耆開談錄傅獻簡公佳話張芸
叟畫墁錄王得呂塵史王定國甲申聞見隨手

三錄孫君孚談圃呂氏家塾記陳無已談叢蘇
子由龍川志葉少蘊石林詩話避暑錄魏道輔
東軒筆錄碧雲瑕詩話王性之四六錄話趙德
麟侯鯖錄章氏延漏錄李方叔師友談記錢中
仲照堂詩話王原叔談錄孫少魏東臯新錄曾
子固雜志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文瑩湘山野錄
王壺清話范蜀公東齋舊事張師正倦游錄王
闢之澠水燕談畢仲荀幕府燕閒錄吳淑祕閣
閑談洪覺範冷齋夜話石門林間錄王立之詩

話吳處厚青箱雜記劉貢父詩話潘淳詩話補
遺張文潛明道雜志胡先生賢惠錄孝行錄何
子楚春渚紀聞蔡約之西清詩話不可槩舉但
著還者於褒貶去取或有未公皆出於好惡之
不同耳故予抄此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取載
聞之審傳之的方錄焉非敢貽諸久遠聊資暇
時為引睡之具耳覽者或有所不然願為我革
削之淮海張孝基子賢跋

三錄孫君孚談圃呂氏家塾記陳無已談叢蘇
子由龍川志葉少蘊石林詩話避暑錄魏道輔
東軒筆錄碧雲瑕詩話王性之四六錄話趙德
麟侯鯖錄章氏廷湊錄李方叔師友談記錢中
仲照堂詩話王原叔談錄孫少魏東皋新錄曾
子固雜志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文瑩湘山野錄
王壺清話范蜀公東齋舊事張師正倦游錄王
闢之澠水燕談畢仲荀幕府燕閒錄吳淑祕閣
閑談洪覺範冷齋夜話石門林間錄王立之詩

話吳處厚青箱雜記劉貢父詩話潘淳詩話補

生賢惠錄孝行錄何

著還此還序板正
張孝基孝隆板邦

清詩話不可槩舉但

不同耳故予抄此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取載

聞之審傳之的方錄焉非敢貽諸久遠聊資暇
時為引睡之具耳覽者或有所不然願為我輩

削之淮海張孝基子賢跋